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三至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錄監生臣李士堯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三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書

正蒙　横渠先生

中正篇第八

此篇論人當植立大中至正之道

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善者必可欲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志

仁則無惡也仁該萬善志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善於心之謂信誠實也實有此善於心謂之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充滿於中著形於外謂之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塞乎上天下地之間方見其大大能成性之謂聖苟大矣則全其性之本然聖之事也天地同流苟聖人則與天地流通而無間隔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不可測度其神之所謂乎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混雜是為清之極者也無所異者和之極無所乖異者和之極者也勉而清有所勉而後能清非聖人之清非伯夷聖之清者比也勉而和有所勉而後能和非聖人之和非柳下惠聖之和者比也所謂聖者

所以為聖人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不待勉強不待思索而求至也

仲尼絕四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此四者皆夫子之所禁止也自始學至成德自初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竭兩端之教也所謂我竭盡兩端而教者也兩端猶言兩頭也

意有思也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有待也必者期望於終故云有待固不化也固者滯於已往故云不化我有方也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四者有一焉此四者或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不能至於大而化與天地全不相似

惡不仁人能惡其不仁則察己也精惡去聲故不善未嘗不知有不善知之矣徒

好仁苟徒知仁之可好好去聲而不惡不仁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習不察則所習者或未之察行不著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是故轉語徒善未必盡義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之徒是未必盡仁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責己者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責己反躬者知天下國家當知天下之廣國家之大無皆非之理無人人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為學至於但務盡己未嘗咎人學之至也此問學之極功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知責人之不善又推此心而責乎己則能盡其道所

謂君子之道四如中庸所言君子之道有四所求乎子以事父至先施之類丘未能一焉者也夫子以自為不能知責己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知自愛乎己又以此心而愛乎人則能盡其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又有如中庸所言施之於我而不欲者亦勿施於人亦勿以此施於他人是愛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故以衆人所當能之事而望乎人則人人說而從所謂以人治人中庸所言以人之道還治乎人之身改而止者也能改焉則止矣不厚望之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此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惟君子為能盡之有受教之心人君有心於受教雖蠻貊可教雖是夷狄頑冥不靈未有不可訓誘

者為道既異若其道不相同雖黨類難為相謀雖是黨與傳類亦不相謀大人所存此大德之人胸中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常以天下為度量人之可教未甞絶之以為不可教也此即有教無類之意

至當篇第九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當去聲

至當之謂德凡皆當理是所謂德百順之謂福百無乖逆是所謂福德者福之基德乃福之所本福者德之致福乃德所能致之無入而非百順無所獲而非此福故君子樂得其道君子之所樂者亦在得獲福之道指德而言也浩然無害胸中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能養之無所損害則天地合德則能與天地合

其德照無偏倚明照洞融無偏私無倚著則日月合明則能與日月合其明天地同流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與天地同運而不息則四時合序則能與四時合其序酬酢不倚泛應酬酢不倚不偏則鬼神合吉凶則能與鬼神妙用合其吉凶禮器則藏諸其身禮之成蘊諸吾身用無不利用之於外無不順禮運云者禮以運言語其達也運則有通達之意禮器云者禮以器言語其成也器則其已成之體達與成曰達曰成體與用之道達者其用成者其體合體與用能合體用而為一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之人能事備矣未能如玉玉者至純至粹之物人之修行未能如玉之純粹不足以成德不足以言

成已之德未能成德〈既未能成已之德〉不足以孚天下〈不能感孚於天下之人〉

修已以安人〈能修已則能成德推以安人則亦能感孚於天下〉修已而不安人〈已修已而人未安則是修已之道未盡德有所未成故人有所未孚〉不行於妻子〈則是修已之德〉

且不行於閨門之内況可㥦於天下〈㥦恕也況可恕天下之不感孚乎㥦音戲〉

仁道有仁〈為仁之道亦有其本〉近譬諸身〈近反諸已〉推以及人〈推此以及乎人〉

乃其方也〈是乃求仁之方恕之謂也〉必欲博施濟衆〈如欲廣其所施以濟衆施去聲〉

擴之天下〈充而廣之以達天下擴音廓〉施之無窮〈利澤愈施而愈宏源源無盡〉必

有聖人之才〈必須有聖人之大力量〉能弘其道〈方能弘大此道〉

義仁之動也仁包四德義形於外乃是仁之流動流於義者過於義則斷制太甚於仁或傷而惻怛之道不足故傷仁仁體之常也仁有常生生而不息故其體為有常過於仁者過於仁則惻怛太甚於義或害而斷制之道不足故傷義

君子於仁聖君子之人於仁聖之道為不厭為之在己未始有厭誨不倦誨之於人未嘗或倦然且自謂不能如此用功方且自謂不能能不過人苟其能不過夫人故與人爭能必至與人爭其能以能病人是以己之能病夫人之不能大則天地合其德豈如大公無我與天地合其德自不見其能也忘其能者之為至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猶趍也謂趍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退讓者禮之文

君子從事乎此以明此理仁之至也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至矣是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恭敬則無忿慢撙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已不勉明明謂明禮也已不知勉力以明此禮則人無從倡人以禮而倡率不明禮則人無從而倡率道無從弘道以禮而弘大不明禮則道無由而弘大教無從成矣教以禮而成就不明禮則教又無因而成就矣知崇天也知之崇所以效天也知去聲形而上也乃形而上之道理也通晝夜而知然所以能崇此知由通晝夜陰陽之變其知崇矣其知始崇矣知及之苟有此知以及之而不以禮不能守品節事物之理卑以法夫地性之非

已有也所性皆非我有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知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

作者第十此篇論聖人有為之迹

作者七人古之制作之君凡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三皇則有伏羲神農黃帝二帝則有堯舜王則有夏禹商湯制法興王之道三皇五帝之制法禹湯之興王非有述於人者也皆以身為天下先非有所繼述於他人也

好問大舜樂詢問乎人好去聲下同好察邇言喜察淺近之言論隱惡揚善見人有惡則隱之見人有善則揚之與人為善使天下之人勤於為善猶己助之使為也象憂亦憂象舜弟名也傲慢不恭舜能諧和之象之憂舜亦與之同憂象喜亦喜象之喜舜亦與之同

喜皆行其所無事也不以象德累其心惟行其所無事過化也所以然者過而能化無留跡也不蔵怒也惟見弟之可愛未嘗蔵匿其怒於心不宿怨也惟知弟之可念未嘗留宿其怨於內此仁之至也

三十篇第十一此篇論為學之序

三十器於禮夫子年三十成於禮而有所立非强立之謂也乃自然而然非勉强而有立也四十精義致用四十則研精義理妙於致用時措而不疑時而出之自無所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五十則窮究事物之理不異己之理而能盡己之性盡得己之性又不外上天之命於我者故可至於天之命三事一時並了非有次序然不可自

謂之至故曰知但夫子不自言其至故但曰知天命六十盡人物之性六十則人之性物之性無不全盡聲入心通聲入於耳心通其理故曰耳順七十與天同德七十則德與天同運不思不勉不待思索不待勉強從心所欲皆不踰正從容中道優游順適身與理俱故曰從心不踰矩從平聲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辨明也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馳縱之能故其見理也明為感速置身窮危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德慧謂德之慧術知謂術之知人有此則於事理無不達矣常存乎疢疾以此然常在於疢疾災患之時蓋有疢疾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疢音趁自古困於內無如舜

古昔之人如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是困於內者也困於外無如孔子如孔子之絕糧於陳畏於匡是困於外者也以孔子之聖以夫子之大聖而下學於困但知下學於處困之時則其蒙難正志雖蒙患難益正其心之所向難去聲聖德日躋既聖而愈極其聖日進其德必有人所不及知蓋有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之者而天實知之故曰故言莫我知也夫人皆莫己之知夫音扶知我者其天乎知我者惟天而已蓋下學工夫自然上達天德此豈人所能知耶

仲尼生於周仲尼夫子字也生於周之末也從周禮禮則從周之禮故公旦法壞周公名旦制禮作樂傳及數代其法寖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夫子形諸夢想

不忘為東周之意東周謂興周道於東方也使其繼周而王若使夫子得時行道繼周室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則損其太過益其不及必可得而知也不待備而勉於禮樂不必候禮樂之文既備而先能勉於禮樂是先進於禮樂者也是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備而後至於禮樂必俟禮樂之文既備而後勉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是所謂後進於禮樂者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夫子無其時無其位乃一貧一賤之人如必待禮樂之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則其於禮與樂終不可得而行矣終無可行之日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故夫子自言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自處於野人之列而必為之所謂不願乎其外

也若此者皆是不顧乎外蓋必待禮樂之文備而後進則必須富貴而後能是顧乎其外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聖人於人無有界限無有拒絕雖佛肸南子佛肸魯之邑大夫南子衛靈公妻雖一為叛臣一為淫婦佛音弼肸音翕苟以是心至然苟有召見於我是以慕道之心來也教之在我爾在我亦因所問而誨之耳不為已甚也如是不為拒絕之過甚蓋如此也即孟子所謂仲尼不為已甚之意

愛人以德夫子愛人以大德不為姑息之愛喻於義者常多故曉之以義理者常多加故罕及利少有一言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能盡人物之性理可知天所賦予之命未達之人昏蔽而未能有覺者告之無益雖與之言無益於事故不

以亟言故未嘗亟以此告人待其有意則言也仁大難名仁道至大不可名狀人未易及人未易知故言之亦鮮故形諸言亦少待其可以進於是則與之言也鮮上聲

法立而能守正法既立又能固守不變則德可久業可大則德性可久而存事可弘而大

鄭聲佞人鄭聲者鄭國淫邪之聲佞人者口給面諛之人二者皆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具能使為邦者能俾為邦之人喪所以守喪失其中心之所守喪去聲故放遠之故當放斥鄭聲遠棄佞人此是顏淵問為邦夫子所告之二事乃大節也

仲由樂善子路樂與善人交故車馬衣衾車馬衣服衾被等物衾音輕喜與賢者共敝喜與賢者共之雖被敝而無憾敝音弊顏子樂進顏淵樂於進道故願

無伐善無施勞故願無矜誇其能於已無施其勞苦於人矜善憚勞則不能進也 聖人樂天聖人與天為一所樂者天理 故合內外而誠其仁故自內及外行蓋仁者生生不息之理誠一仁道之流其仁則仁道流行無非實也

有德篇第十二

此篇論人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 緼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言 能為有也 有諸中必形諸外是能為有者也 志於仁而無惡 仁者善心之全德心之所向在乎仁則為善而不為惡 能為無也 善必欲有惡必欲無是能為無也

言有教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是也 動有法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也 晝有為

終日乾乾是也宵有得夜氣所息是也息有養氣之出入為息而必有所養也一瞬有存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無學也

天下有道當大道為公之世道隨身出則推此道以制天下故身行而道亦行天下無道當大道湮汨之世身隨道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道與身而俱屈

困辱非憂君子偶居於困辱之中非所憂也取困辱惟憂非其道而得困辱此可憂也已榮利非樂君子利祿之極非所樂也忘榮利為樂忘情於利祿此為樂也已

有司篇第十三此篇論有司為政之道

子之不欲子指有司而言謂子若無貪欲之心雖賞之不竊則雖明示以賞使民為盜

民亦知恥而不為欲生於不足則民盜凡人有貪欲皆生於不足因不足而求足此民所以為盜能使無欲能使夫人無不足之欲則民不為盜則民自不為盜矣假設以子不欲之物假使以子所不喜之物賞子使竊賞子使竊此其所不欲既非所好子必不竊子必不竊矣○此二節上言已無貪欲雖賞民使竊而不竊下言已所不欲雖賞已使竊而不竊此君子為政必以無欲為本故為政者故為政之人在乎足民其要只在使民至足使無所不足使民菽粟如水火至足矣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則不見有可欲之物而竊盜之風自息

道千乘之國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乘去聲不及禮樂刑

政（夫子言治諸侯之國而不及禮樂刑政四者）而云節用愛人（而言節已裕民）使民以時（役民必以其時如不妨農作之事）言能如是則法行（謂能如此則其法可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不能如此則徒法不能自行法指禮樂刑政言也）禮樂刑政（若夫禮樂以導民刑政以齊民）亦制數而已耳（亦不過法制度數而止耳蓋禮樂刑政乃治之具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乃治之本此夫子言治所以未暇及也）

大易篇第十四（此篇論大易精微之蘊）

大易不言有無（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罔間不可以有無分）言有無（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土苴無者為玄妙

為真空析有無而二之諸子之陋也皆諸子淺陋之見也

易一物而三才易只一理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具陰陽氣也而謂天氣運於天者有陰陽故曰天道有剛柔質也而謂之地質具於地者有剛柔故曰地道

仁義德也而謂之人德具於人心愛之理為仁宜之理為義故曰人道

乾至健而無體乾天下之至健不居其體為感速其感通之速有不可禦故易知故其道易知坤至順而不煩坤至柔順簡而不煩其施普其所施甚廣施去聲

故簡能故其道簡能

物因雷動萬物之衆必因雷以鼓動如蟄藏振萌芽之類雷動不妄也雷之動未嘗

差妄則物亦不妄則物之發生亦未嘗差妄故曰物與无妄故云物與无妄與之

一字指雷而言也

樂器篇第十五

此章論樂章之大意

象武象武樂名武王初有天下是武王得天下之始象文王武功之舞象法文王之武功以見於舞歌維清以奏之歌維清之詩以奏樂成童舞焉大武大武樂名武王沒是武王已死嗣王象武之功之舞成王象法武王之功以寓於舞歌武以奏之歌武詩以奏樂冠者舞焉勺酌之四篇周公沒是周公已死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成王以武功之有成本於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

歌也乃歌此詩以告成功於宗廟也十三歲者舞焉

蓼蕭裳華二詩篇名有譽處兮詩中言也皆謂君接已蓼音六譽名也

温厚此是言人君接待臣下禮意温和而寛厚則下情得伸則在下之情可以上達讒

毁不入而讒謗者無自而入而美名可保也善名可保此所以有譽處也

唐棣枝類棘枝唐棣花名其枝與棘枝相似隨節屈曲隨其枝節則屈屈曲曲

其華一偏一反是以其花有偏者有反者左右相矯必左右兩畔相矯而夾正之

因得全體均正方得其體均一端正偏喻管蔡失道偏喻管叔蔡叔流言失其

中正反喻周公誅殛反喻周公誅其不正之道之卑撥亂反正之功

九疇次序（洪範九疇之次序）民資以生（百姓賴以相生）之莫先天材（莫始於天生之五材）故首曰五行（故初一為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君天下者（為天下之君）必先正己（必須先正其身）故次五事（故次二為五事視聽言貌思也）己正然後邦得而治（身既正則天下可得而治）故次八政（故次三曰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也）政不時舉必昏（政不能以時而舉則必昏昧）故次五紀（故次四曰五紀歲月日星辰歷數也）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五紀既明則時而措之無不得中）故次建皇極（故次五曰建用皇極）大中不可不知權（既已得時措之中又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故次六曰三德正直剛柔也因時世之異而以三德治之也）權必有疑（聖人

因天下而用權必有所疑故次稽疑故次六曰明用稽疑顯而參之人謀隱而參之鬼謀皆所以決疑而使明也可證然後疑決有所証而後疑可決故次庶證故次八曰庶證雨暘燠寒風時也福極證然後可不勞而治證之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則可不勞餘力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故以嚮勸人用五福終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

王禘篇第十六此篇論禮遜之實

庶子不祭祖衆子不祭其祖非不祭也言不主祭也明其宗也宗長子也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禰禰父也非不祭也言不主祭也明其宗也亦明長子當祭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衆子不祭未成人而死者及其死而無子者注不祭

殤者此禮之言也注云不祭殤父之庶乃父之庶子蓋以殤未足語世數蓋以殤死者未足與語傳世之數特以已不祭禰已非宗子尚不得祭禰故不祭之故不應祭之不祭無後者不祭死而無子者祖之庶也以其為祖之庶子雖無後雖是無子以其成人備世數以其既冠成人已備傳世之數當祔祖以祭當祔之祖以致其祭不得而祭之也亦不得舉其祭也

小事則專達事之小者得以自達蓋得自達於其君蓋得自達其事於君之前不俟聞於長者不待稟聞於其長者長上聲下同禮所以達官也此禮之謂達官所謂達官之長者又有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得自達其事於

長官也所謂官師者又所言官師云者次其長者也其位又下於長者也然則轉語達官之長謂之達官之長者必三命以上命有八命至八命則是公侯以上達官之長是三命以上官上士為之官師則中士而再命命官師則是再命以上官中士為之庶士則一命為可知庶士則是一命者也

下而飲者此言射也射之為法揖讓而升堂射畢則揖而下舉行飲酒之禮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乃是揖不勝者使之升堂取觶自下堂而立飲也其爭也其所謂爭非以力爭而爭也為謙讓而已不過爭習謙恭退讓之實而已

乾稱篇第十七此篇論佛法之虛寂不如吾道之不滯於一偏

浮圖明鬼浮圖佛氏也其推明鬼之一字謂有識之死言人之死也神識不散受生循環復寓形而受生如環之轉遂厭苦求免遂厭人世之苦恐其有識復生以術求免於死豈知精氣聚則為人散則澌滅就盡而為鬼是未知鬼之理也以人生為妄見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佛氏指為浮生幻設可謂知人乎是不知有人之理也天人一物天與人同一理輒生取舍今乃棄人事以求天性是不知有天之理舍上聲孔孟所謂天孔子孟子所言天者彼所謂道佛氏以為此即是道論於空寂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昧者又指人之已死精魄遊散是之謂變以為如輪迴轉尚可復生未之思也是殆不思也已大學當先知天德吾儒大學當先明天德知天德則知聖

人 明得天德則知聖人之道 知鬼神 知鬼神之事 今浮圖劇論要歸 今佛氏極談是道體要歸宿之地 必謂死生流轉 斷斷然以為死者可以復生迴轉無窮 非得道者不免 必須識心見性得道而後免於死 謂之悟道可乎 指此為覺悟乎道悟道者果若是乎蓋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 自其說熾傳中國 自佛氏此言盛播中土 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 吾儒未能淺遊聖人之閫閾藩籬 已為引取淪胥其間 已為之引去陷溺其說 指為大道 以為真是大道之所在 乃其俗達之天下 皆其俗習傳播於天下 致善惡愚智 以致善者惡者愚者智者 男女臧獲 臧僕人也

獲婣妾也人人著信人人皆為可信使英才間氣遂使英偉間生之才間去聲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自有生以來則淪溺於耳目習熟之言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既長則得於世之儒者尊信之語長上聲遂寘然被驅遂寘然無覺被其驅率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以為聖人可無所修為而自能至大道可不學而知大道可無所學習而自能知故未識聖人心未曾知得聖人之精蘊已謂不必求其迹已言不必求其既往之迹未見君子志未曾看得君子之志向已謂不必事其文已言不必從事於文字之間此人倫所以不察人之倫序所以不能究察庶物所以不明事物之理所以不明辨治所以忽治以故隳廢

德所以亂德以敗亂故異言滿耳異端之說盈耳上無禮以防其偽詭服異行上之人不能修先王之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邪説異教下之人又不能通先王之學以考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自古及今凡是偏詖淫放邪僻逃遁之言翕然並興羣然而起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同出於浮圖之門千五百年已千有五百年矣向非獨立不懼苟非獨立於頹波風靡之餘而無所恐懼精一自信精以別其學之非一以守乎理之正而毅然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而有出人之才力何以正立其間又何以正立於異學之中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與之辨論其是非計度其得失邪

體不偏滯其體周流不息而不偏滯於一方乃可言無方無體乃可謂之無方所無體質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偏滯於晝夜陰陽特物而已若道則兼體而不累也如道則兼其體而不累於偏滯也以其兼體惟其道能兼體乎是故曰一陰一陽故云一陰一陽陰消則陽長體無窮也又曰陰陽不測又云陰陽不可測度又曰一闔一闢又云一闔一闢闔者靜之極闢者動之始不拘於動靜也又曰通乎晝夜又云通乎晝夜謂之通則不偏於晝夜也語其推行故曰道論其推行於外則總名之曰道語其不測則謂之神論其不可測度則謂之神語其生生故曰易易者變易無窮論其生生則謂之易其實一物實則同一理而已指事

而異名爾特指其事則有異名此乃見其體不偏滯所以無方無體也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三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四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書

皇極經世書　邵伯温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无方之謂道此依文公所取見於文集語録者類而集之

觀物篇　言太極動静生陰陽在天以氣言故以陰陽太少分四象在地以質言故以剛

柔太少分四象

康節先生

天生乎動者也未有天地先有太極天陽也生於太極之動地生乎靜者也地陰也生於太極之靜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與靜交靜與動交天地之道盡在此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者為陽故動之初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焉然動不能常動動之極則必靜靜者為陰故陰生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陰陽相交而天之用盡在是矣在天為氣故以陰陽言靜之始則柔生焉靜者為陰柔亦屬陰故靜之初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焉然靜不能常靜靜之極則必動動者為剛故剛生一柔一剛交而地之用盡之矣柔剛相交

而地之用盡在是矣在地成形故以柔剛言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盛則為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動之微則為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盛則為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靜之微則為少陰而天之體盡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因動靜之小大而分陰陽太少天之體盡於此矣靜之大者謂之太柔靜之盛則為太柔靜之小者謂之少柔靜之微則為少柔動之大者謂之太剛動之盛則為太剛動之小者謂之少剛動之微則為少剛而地之體盡之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因動靜之小大而分剛柔太少地之體盡於此矣體即道之謂也

觀物篇 此篇言人為衆物之宗聖為衆人之宗故統理羣倫代天行事

人亦物也 人雖與萬物不同然亦天地一物也 聖亦人也 聖人雖與人異亦人而已矣

有一物之物 物止一物物之小者 有十物之物 能兼十物過於一物矣 有百物之物 能兼百物過於十物矣 有千物之物 能兼千物過於百物矣 有萬物之物 能兼萬物過於千物矣 有億物之物 十萬為億能兼億物過於萬物矣 有兆物之物 十億為兆能兼兆物過於億物矣 為兆物之物 皆其能兼乎兆物 豈非人乎 是必人之一身萬物皆備於我者也 有一人之人 一人之人人之小者 有十人之人 能兼十人優於一人矣 有百人之人 能兼百人優於十人矣 有千人之

人能兼千人優於百人矣有萬人之人能兼萬人優於千人矣有億人之人能兼億人過於萬人矣有兆人之人能兼兆人過於億人矣為兆人之人苟其能兼乎兆人豈非聖乎是必聖人一身冠羣倫首出庶物者也是知人也者乃知生而為人物之至者也靈於萬物故為物之至聖也者所謂聖人者人之至者也異於衆人又為人之至物之至者必為物之至始得謂之物之物也方可言衆物之中出乎物者人之至者必為人之至始得謂之人之人也方可言衆人之中優於人者夫物之物者夫處衆物之中而出乎物至物之謂也非常物之可言人之人者處衆人之中而高乎人至人之謂也非常人之可言

以一至物以此人也而當一至人得此聖也則非聖人而何非所謂聖人乎人謂之不聖人或曰未聖則吾不信也吾不信之矣何哉是如何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蓋其天德清明觸處洞照能以一人之心而觀萬人之心一身觀萬身以一人之身而觀萬人之身一物觀萬物由一物之微以究萬物之理一世觀萬世焉於一世之間洞察萬世之事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又言其實天生德代天行化天无聲臭可聞聖心所發即天意之所形口代天言聖語所宣即天言之下布手代天工舉指之間陰陽寒暑自其手出蓋代天而治天工也身代天事者焉宰制之下生殺予奪自其身出蓋代天而行天事也又謂其能以上順天時又言

其上律天時下盡地理下襲水土中盡物情中則遂萬物之情通照人事者焉至於人事无不洞燭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彌縫經綸天地之化出入造化出入造化之神進退今古酌今之宜行古之道進退不失其正表裏人物者焉成已成物合内外之道噫嗟嘆聖人吾不得而目見之也聖人不世出吾不得而見之矣雖然轉語吾不得而目見之吾雖不可得而目見察其心察聖人心之觀其迹觀聖人之迹探其體探聖人之體潛其用藏聖人之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雖歷年時之久以理推尋則可知也

觀物篇此篇論上天盡物以春夏秋冬為四府聖人盡民以易書詩春秋為四府

易曰周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究事物之理則能全盡此心之理能全盡此心之理則至於與天命而无間所以謂之理者凡所言物之理也事物是以理言之也所以謂之性者凡所言天之性也是以上天所賦性言也所以謂之命者凡所言處理性者也區處理性而付於人物也所以能處理性者所以能區處理性而付於人物者非道而何又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流行付與之也是知道為天地之本乃知天地以道為本天地為萬物之本萬物以天地為本以天地觀萬物即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萬物乃天地之所生只以道觀天地若以道視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則天見其為數

地亦在道之中亦為道中之萬物道之道道之為道盡之於天矣天以之化生萬物故

盡之於天天之道天之所謂道盡之於地矣地順天而行故盡之於地天地之

道合天地之所謂道盡之於物矣萬物於此資生資始故盡之于物合天地萬

物之道天地萬物之道合而為一盡之於人矣盡人物之性以全天地之性人之一身兼

而有之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人能察天地萬物之所謂道所以盡

於人者所以全盡於人之性然後能盡民也由是推而闡之使民各盡其性謂之盡民

天之能盡物天之道能盡之于物則謂之曰昊天昊大也則之為昊天名人

之能盡民人之道能盡之于民則謂之曰聖人是為聖人謂昊天能異

乎萬物天之道與萬物一謂昊天與萬物異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則不得為昊天矣謂聖人能異乎萬民聖人之道與民一言聖人與萬民異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則不得為聖人萬民與萬物同民與物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聖與天一然則轉語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天同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天既同一道則萬民與萬物則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亦不外乎此一道一世之萬民一世衆民之與一世之萬物及一世衆物亦可以為一道既不外乎此一道則萬世之萬民則萬世衆民與萬世之萬物及萬世衆物亦可以為一道

也明矣亦不外乎此一道也曉然矣夫昊天之盡物昊天之道盡之于物聖人之盡民聖人之道盡之于民皆有四府焉府者歸藏之地皆有四者焉昊天之四府上天所謂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指四時言也聖人之四府聖人所謂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指四經言也春為生物之府春主生故為萬物滋生之府夏為長物之府夏主長故為萬物長茂之府秋為收物之府秋主歛故為萬物收歛之府冬為藏物之府冬主殺故為萬物歸藏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言物之衆則曰萬雖曰萬之雖曰萬殊又萬其庶又有萬其衆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萬物生長收藏能外昊天之四府耶易

為生民之府易三皇事業皇之時如春故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書五帝事業帝之時如夏故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詩三王事業王之時如秋故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春秋五伯事業伯之時如冬故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言民之衆則曰萬雖曰萬之雖有萬不同又萬其庶又有萬其衆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萬民之生長收藏能外聖人之四府邪昊天之四府時也天之所謂四府者以時聖人之四府經也聖人之所謂四府以經昊天以時授人天則以時而授乎人聖人以經法天聖人則以經法乎天天人之事曰天與人之事當如何哉其當何如耶

觀物篇

此篇論皇化民以道帝教民以德王勸民以功伯率民以力四者不同

三皇同意而異化 三皇伏羲神農黃帝也其治則同其意而異其化 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 雖是同意異化然皆不出此道 以道化民者 夫惟以道化天下之民而民亦以道歸之 而天下之民亦以是道之名歸之皇 故尚自然 故所尚者自然之化 夫自然者 夫所謂自然者 無為無有之謂也 不待制作无所為无所有之稱也 無為者非不為也 无所為者非是不為也 不固為者也 无必為之心也 故能廣 故道極其廣 無有者非不有也 无所有者非是不求有也 不固有者也 不必然以為有也 故能大 故道極其大 廣大悉備 廣大之道兼該 而不固

為固有者既不容心於有為又不必然以為有其唯三皇乎其三皇之治乎是故轉語能以道化天下者知以此道化天下之民天下亦以道歸焉天下之人亦以道之名歸於皇所以聖人有言曰是以聖人有云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无所事而民自殷阜我好靜而民自正我崇清靜而民无不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所欲而民自淳樸其斯之謂歟此之謂也五帝同禮而異教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也同其禮文而其教則異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雖是同禮異教然皆不外此德以德教民者夫惟以德而教天下之民民亦以德歸之而天下之民亦以是德之名歸於帝故尚遜故所尚者禮遜夫遜也者夫所謂禮遜者

先人後已之謂也先乎人後乎已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以天下之大傳之他人不以為輕若素無之也如非已所素有者受人之天下而不以為重受天下之大於人不見其重若素有之也如已所素有二者指堯舜言若素無素有者授於人則若素无受於已則若素有謂不已無不已有之也言若素無則是不以為已有若素有則是不以為已无若已無已有一若已之无一若已之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凡舉一毛之輕以授受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與之者猶有吝心得之者猶有貪心而況天下者乎況於天下之大授之者无吝心得之者无貪心真難得也能知天下之天下蓋亦知夫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

已之天下（非一己之得私）其唯五帝乎（必五帝方能至是）是故（轉語）能以德教天下者（知以德教天下之民）天下亦以德歸焉（而天下之民亦以是德之名而歸之於帝）所以聖人有言曰（所以聖人有云）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垂裳天下自治）盖取諸乾坤（法諸乾坤盖取諸上下之義也）其斯之謂歟（斯之謂也）三王同形而異勸（三王禹湯文武也治象同其形著而異其勸民之方）同形異勸者必以功（雖是同形異勸然皆不出此功）以功勸民者（夫惟以功而勸天下之民）民亦以功歸之（而天下之民亦以是功之名歸之王）故尚政（故所尚者政）夫政也者（夫所謂政者）正也（正之理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以吾之正正其不正）

者也天下之正天下之所謂正者莫如利民焉无若利天下之民天下之不正天下之所謂不正者莫如害民焉无若害天下之民能利民者正能利其民者則正則謂之曰王矣保民而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害其民則不正則謂之曰賊矣殘民則賊矣以利除害成湯放桀武王伐紂皆是以利民之心而除其害民者安有去王邪豈是无王乎以王去賊以興王之師去其害民之賊安有弒君耶豈是弒君乎是故轉語王者正也王之為言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能以征伐大功正天下之不能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天下之人亦以是功之名而歸之於王所以聖人有言曰所以聖人有云天地革

而四時成天地變革而四時之序以成湯武革命湯革夏命武革商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上順于天心下應乎人心其斯之謂歟此之謂也五伯同術而
異率五伯宋襄秦穆楚莊齊桓晉文也同其智而所以率民之道異同術異率者必以
力雖是同術異率然皆不外乎力以力率民者夫惟以力率天下之民而民亦以
力歸之而天下之民亦以力之名歸之伯故尚爭故所尚者爭奪夫爭也者夫所
謂爭者爭夫利者也專以利為爭也取與利不以義一取一予惟見利而不見
義然後謂之爭而後方謂之爭小爭交以言爭之小者則文形言語大爭
交以兵爭之大者則交動兵戈爭夫強弱者也爭強爭弱也猶借夫名

焉者猶且假夫虛名謂之曲直謂已為直謂人為曲夫名也者所謂名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命於物正其事之稱利也者所謂利者養人成務之具也養乎人成其事之用名不以仁名非出於仁無以守業何以守成之業利不以義利不出於義無以居功何以居已成之功民所以必爭之也此民烏得不爭奪五伯者五伯之人借虛名以取實利者也不過欲借帝王之虛名以取天下之寶利帝不足則王為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為王不足則伯不伯又不足為伯又不足則庸主矣則不過庸主而已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於中國如此則五伯亦不可謂无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但語以王道則

未也過庸主則遠矣若比之庸主則過之遠矣周之東遷周自平王東遷文武之功德文王武王之休功美德于是乎盡矣至此已竭盡无餘猶能維持二十四君尚能維持周家王室不絕猶綫一脉綿綿不絶如縷四裔不敢屠害中原者四裔之人不敢侵害中國五伯借名之力也皆五伯假王室之名而有功也是故轉語能以力率天下者能以力而率天下之民天下亦以力歸焉天下之人亦以力之名歸之伯所以聖人有言曰所以聖人有云眇能視眇目之小者而尚能視跛能履跛足不正者而尚能履履虎尾履其危不咥人凶而不至於傷人武人為于大君武勇之人能宣力於其君此蓋喻伯者雖是率民以

力然尚足以維持王室於不墜伯之力居多其斯之謂歟此之謂也

觀物篇此篇論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之異及今古事業皆可以世數論夫子事業不可以世數論

善化天下者善於化天下之民者止於盡道而已不過盡其道而已善教天下者善於教天下之民者止於盡德而已不過盡其德而已善勸天下者善於勸天下之民者止於盡功而已不過盡其功而已善率天下者善於率天下之民者止於盡力而已不過盡其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合是四者而為自然之化乃謂之皇矣乃三皇之事也以道德功力為教者

合是四者而為當然之教乃謂之帝矣乃五帝之事也以道德功力為勸者

合是四者而為使然之勸乃謂之王矣乃三王之事也以道德功力為率者

合是四者而為必然之率乃謂之伯矣乃五伯之事也以化教勸率為道者

以此四者總歸於道乃謂之易矣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以化教勸率為德者

以此四者總歸於德乃謂之書矣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以化教勸率為功者

以此四者總歸於功乃謂之詩矣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以化教勸率為力者

以此四者總歸於力乃謂之春秋矣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天地始則始焉

天地之始此同其始天地終則終焉天地之終此同其終始終隨乎天地者

也或始或終惟隨乎天地而已○夫古今在天地之間古往今來於天地之中猶旦暮也如旦則必暮暮復為旦以今觀今由今時以視今則謂之今矣則以今言可也以後觀今由後世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則今亦為古矣以今觀古由今日而觀往古則謂之古矣則以古言可也以古自觀以往古而自視則古亦謂之今矣當古之時亦自謂之今是知古亦未必為古是知不特古之時可謂之古今亦未必為今不特今之世可謂之今皆自我而觀之也此皆自我而觀而謂之古今也安知千古之前又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萬古已後其人不自我觀之也其人獨不由我觀之耶○自古當

世之君天下者自古出而為一世之君者其命有四其為命者凡四一曰正命第一則為正命謂得天命之正皇之事也二曰受命第二則為受命謂受傳襲之命帝之事也三曰攺命第三則為攺命謂易代而為君王之事也四曰攝命第四則為攝命謂已有正君攝行其命令伯之事也正命者謂之正命因而因者也因天命之屬我因以為君也受命者謂之受命因而革者也因傳襲之命革於我者也攺命者謂之攺命革而因者也攺前代之命因而為君也攝命者謂之攝命革而革者也則又攺而又攺者也因而因者因其可因長而長者也正是陽長之時又長者也長上聲下同因而革者因之中有所攺長而消者也則是長而又消之時也革而因者

改而后有所因消而長者也則是既消而復長之時革而革者改而又改消而

消者也則是既消之后又消之時也革而革者改而又改一世之事業也

不過一時之事業革而因者改而后因十世之事業可為十世之事業因而

革者因之中有所改百世之事業也又是百世之事業因而因者因其可因

千世之事業也乃千世之事業可以因則因可因則因可以革則革

可改則改其因革以道不以命萬世之事業其事業可著於萬世一世之事業事業

僅止於一世非五伯之道而何此五伯以力逞者也十世之事業者事業

可傳於十世非三王而何此三王以功勸者也百世之事業者事業可及於百

世非五帝之道而何此五帝以德教者也千世之事業者事業著於千世非三皇之道而何此三皇以道化者也萬世之事業者至於事業及於萬世之遠非仲尼之道而何自非夫子天生聰明聖知道統之傳綿綿不已蓋未易以盡此是知皇帝王伯者是知曰皇曰帝曰王曰伯命世之謂也隨世而得名者也仲尼者如夫子者不世之謂也不世有者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人孰不知夫子之為夫子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夫子之所以為夫子人不以知也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不欲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可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如欲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捨

天地將奚之焉非天地之大不足以名之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人孰不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不知也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不欲知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則可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如必欲知其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則自動靜之外不足以觀之夫一動一靜者動為陽靜為陰一動一靜周流不滯天地至妙者歟乃天地之至妙處一動一靜之間指坤復言也坤陰方靜復陽未動於此一動一靜之間乃太極也一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歟天地本此以運化人心本此以復善豈非三才之至妙至妙者乎是故轉語知仲尼能盡三才

之道者夫子盡此三才之道則夫子一太極也謂其行無轍跡也乃語其道運行無迹也猶太極之周流不滯也故有言曰故有云予欲無言吾欲无所言又曰又云天何言哉天本无言四時行焉四時自行百物生焉百物自生此即太極主靜之意其斯之謂歟此之謂也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四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五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皇極經世書

觀物篇

此篇論皇帝王伯之治有窮仲尼之道无窮及漢唐秦楚好生好殺之異

孔子贊易自羲農而下夫子贊述周易自伏羲神農以降序書自堯舜而下序尚書自堯帝舜帝而降刪詩自文武而下刪毛詩自文王武王而降

修春秋自桓文而下（修春秋自齊桓晉文而降）自羲農而下祖三皇也（以皇為祖）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以帝為宗）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以王為子）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以伯為孫非真有祖宗子孫之别但言其等第耳）祖三皇（以皇為祖）尚賢也（以其能推尚賢者也）宗五帝（以帝為宗）亦尚賢也（亦以其能推尚賢者也）三皇尚賢以道（三皇之尚賢尚其道也）五帝尚賢以德（五帝之尚賢尚其德也）子三王（以王為子）尚親也（以其能尚其親也）孫五伯（以伯為孫）亦尚親也（亦以其能尚乎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三王之尚親尚其功也）五伯尚親以力（五伯之尚

親尚其力也嗚呼嗟嘆時之既往時之已逝億萬千年綿綿不窮時之未來時之未至亦億萬千年綿綿不窮仲尼中間夫子於時既往未來之中生而為人生其時而為人何祖宗之寡祖宗之少為羲農堯舜也而子孫之多也子孫之多為三王五伯也此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是以深贊美二帝以至大禹曰禹吾無間然矣間罅隙也无間言吾於禹无罅隙之可議也間去聲仲尼後禹千五百年夫子之生後大禹千五百年今之後仲尼此康節自言也今我後夫子而生又千五百餘年又是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德仲尼雖不敢自儕夫子而比其德上贊堯舜禹上贊美二帝三王之聖德豈不敢如孟子上贊仲

尼乎又豈不能學孟軻氏上贊美夫子耶人謂仲尼人皆以為夫子素王惜乎無土惜其不得君師之位奄有土地以施其教吾獨以為不然我獨以為不如此匹夫以百畝為土匹夫以百畝之地為其土大夫以百里為土大夫則以百里之地為其土諸侯以四境為土諸侯則大於大夫者以四境之地為其土天子以四海為土至如天子則以天下為其土仲尼以萬世為土夫子雖無土地然其道可行於萬世則萬世皆其土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如此則孟軻謂自天地生萬民以至於今未有如夫子也未有若夫子之道之久斯亦不為之過矣大哉斯言亦未為過夫人不能自富富非人之所能也必待天之與之富

然後能富必須天命之富則富矣人不能自貴貴非人之所能也必待天之與其貴然後貴必須天命之貴則貴矣若然則富貴在天也富與貴皆本於天非在人也非人之所能也有求而得者固有求而遂其欲者有求而不得者矣又有求而不遂其欲者矣是繫乎天者也皆天之所為也功德在人也功與德則在乎人不在天也不係乎天可修而得之修則有功有德不修則不得不修則安有功德耶是非繫乎天也此非本諸天者也繫乎人者也人實為之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人有求而可得富貴求其可得者也夫可得者固易求非其可得者其不可得者非所以能

求之也雖求之亦未必可得此非有天命者在乎昧者不知昏昧者不察求而得之見可求而得者則謂其巳之能得也則曰吾之所能得故矜之遂誇其得於人焉求而不得見有求而不得則謂其人之不與也則曰彼人之吝於己故怨之遂咎其不得於人不如知其巳之所以能得若果知我之所可得人之所以能與人之所必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則亦必有所止矣又安至不量耶量去聲天下至富也富有天下非至富乎天子至貴也貴為天子非至貴乎豈可妄意求而得也此非妄思者可以求而得也雖曰天命雖是天命所為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亦未有不有世積其功世累其行而致行去聲

聖主艱難以成之（聖主艱苦以成其業）庸君暴虐以壞之（庸主酷虐以墜其業）是天歟（此是天為之耶）是人歟（抑人為之耶）是知人作之咎（乃知人自作孽）固難逃已（固不可避）天降之災（天降其殃）禳之奚益（乃欲禳去何益哉）積功累行（積其功累其行）君子常分（此君子之常事分去聲）非有求而然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有求而然者（有所為而為）所以謂利乎仁也者（是知其求可得而為之則為利仁之事利仁者知仁之為善而行之也）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君子之人行所當然何所用力於其中哉）然而（轉語辭）有幸不幸者（又有不幸而被禍又有幸而得福者）始可以語命也已（此乃可歸之於命也）

中原之地（中原之土地）方九千里（四方凡九千里）古不加多（古不能增多）而今不加少（今不能少）然而（轉辭語）有祚長祚短（前後人主所享國祚有長有短）地大地小者（所得土地有小有大）攻守異故也（所以然者或攻或守其勢異也）自三代以降（自夏商周而下）漢唐為盛（至於漢唐為極）秦界於周漢之間矣（秦則界處於周漢之中）秦始於穆公（秦自穆公始伯）中於孝公（繼則有孝公）終於始皇（極于始皇）起於西夷（本起自西方之戎）遷於岐山（遷居於岐山之地）從於咸陽（又從都于咸陽）兵潰於內（用兵潰亂海宇）血流天下（血流於天下）幷吞四海（吞并六合）更革古今（取古今之法制革而新之）雖不能比德三

代雖不可比三代之德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亦非晉隋代可與並論其祚之不永運祚不長止於二世得非用法太酷皆因嚴於任刑殺人之多乎殺人猶刈草菅也所以仲尼序書是以夫子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卒於秦誓蓋取其崤函之悔其旨不亦遠乎其意豈不深且遠哉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夫人有好生之心是即生之類夫平聲好去聲下同好殺者死之徒也人有好殺之心即死之類周之好生以義紂為炮烙之刑以毒天下武王不忍人之心遂伐義而兵之是好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視民命如刈草菅漢高帝不忍人之心伐義而誅之是好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秦尚殺戮務境土日廣是

好殺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項羽事誅伐欲霸天下是好殺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周室好生出於義而漢且不及漢亦以義但不及周秦之好殺也以利秦皇好殺出於利而楚又過之楚好殺甚於秦又天之道上天之命人之情衆人之心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何擇於周漢則歸之秦楚則去之擇乎善惡而已所擇者周漢好生則為善秦楚好殺則為惡也是知善也者乃知善之一字無敵於天下天下莫與之爭而天下共善之天下之人共以善名歸之惡也者惡之一字亦無敵於天下天下亦莫與爭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下之人亦共以惡名歸之天之道上天之命人之情衆人之心又奚擇於周

秦漢楚哉何擇於周漢之君而惡夫秦楚之君擇乎善惡而已亦擇其孰善孰惡而已耳

觀物篇此篇論帝王受禪與創之迹君子小人雜處之難人情利害之真風化操修之實

昔者孔子思昔夫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論堯舜之揖遜為治則云上衣下裳垂拱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論湯武之征代革命則云順天之心應人之心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自古及今凡帝王受命之道斯言盡之矣堯禪舜以德堯授舜以天下以其有重華之德舜禪禹以功舜授禹以天下以其有平水之功以德帝也以德而授帝者之事以功

亦帝也以功而殺亦帝者之事然而德下一等下於德一等則入於功矣則歸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湯征夏桀但言放逐武伐紂以殺武誅殷紂明言殺曰以放王也放逐者雖王者之事以殺亦王也殺戮者亦王者之事然而轉語辭放下一等下於放一等則入於殺矣則歸於殺是知時有消長乃知時則有消而有長長去聲事有因革事則有因而有改前聖後聖堯舜禹湯武王非出於一途哉豈非共一途轍者耶

天與人相與表裏天道人道二者相因天有陰陽天之有陰有陽為陽則正陰則邪人有邪正即人之有邪有正也邪正之由人之所以邪正者繫乎上之

所好也上君也在於上之人之所好好去聲下同上好德則民用正上之人好德則民罔不正上好佞則民用邪上之人好佞則民罔不邪邪正之由有來矣邪正无不有所自來雖聖君在上雖以聖人在位不能無小人豈能盡无小人是難其為小人但為小人者難肆其志雖庸君在上雖以庸主在位不能無君子豈能盡无君子是難其為君子但為君子者難行其道自古聖君之盛自古人君聖哲之極未有如堯舜之世未有過於堯舜者君子何其多耶君子之人甚多時非無小人也一時豈能盡无小人是難其為小人但小人則難肆其志故君子多也故君子之多所以雖有四凶是以雖有共工驩兜

三苗伯鯀四者之凶惡不能肆其惡放流竄殛不使之得以逞其為惡之心自古庸君之盛自古人君庸暗之甚未有如商紂之世未有過於商紂小人何其多耶小人之衆甚多時非無君子也一時豈能盡无君子是難其為君子但君子則難行其道故小人多也故小人之多所以雖有三仁是以雖有箕子比干微子三數仁賢不能遂其善通身剖心不使之得以遂其為善之志是知君擇臣乃知為君而擇乎臣臣擇君者為臣而擇乎君是繫乎人也此皆在乎人者也君得臣為君而得乎臣臣得君為臣而得乎君是非繫乎人也此則非人之所能為繫乎天者也皆天開遇合之會也

賢愚人之本性或賢或愚稟性一定利害人之常情趨利背害人情皆然虞

舜陶于河濱陶冶鑄也舜陶於河濱之所傅說築于巖下築版築也說築于傅

岩之野天下皆知其賢天下之人皆知其有賢德也而百執事不為之

舉者在朝百官皆莫之薦者利害使之然也一利害之吁嘆心使然耳語利害

叢于中利害之心荊棘其中而矛戟森于外矛戟皆兵器鋒鋩之物鋒鋩遂見於外

又安知有虞舜之聖又豈知舜為聖人而傅說之賢哉傅說為賢人

河濱非禪位之所河濱非傳祚之地也巖下非求相之方傅岩非產相之

所也昔在億萬人之下向則屈於衆人之下今在億萬人之上今則伸於

衆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其相去何其遠如此也然而轉語辭必此云者必如此言者貴有名者也人亦貴其有善名也天下將治世道將泰則人必尚行則人人皆崇尚行檢行去聲天下將亂世道將否則人必尚言也則人人崇尚言語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崇尚行檢則篤學朴實之俗成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崇尚語言則詭遇譎詐之俗勝天下將治世之欲治則人必尚義也則人人皆崇尚禮義天下將亂世之欲亂則人必尚利也則人人皆崇尚利欲尚義則謙遜之風行焉崇尚禮義則謙卑恭遜之俗成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崇尚利欲則攘取爭奪之風翕三王

尚行者也三王所尚者行而已五伯尚言者也五伯所尚者言而已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行則必歸夫義尚言者必入于利也尚言則必歸夫利義利之相去二者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一何其遠哉言之於口口以言之不若行之於身不如以身行之行之於身以身行之不若盡之於心不如以心全之言之於口口以言之人得而聞之有耳者皆可聞也行之於身身以行之人得而見之有目者皆可見也盡之於心全之于心神得而知之惟神明得而知也人之聰明人性之聰明猶不可欺尚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況於神之聰明者耶是知無愧于口乃知

言於口者無愧不若無愧於身不如行於身者無愧無愧于身行於身者無愧不若無愧于心不如存於中心者無愧無口過易故口無過言為易無身過難身無過動為難無身過易身无過動為易無心過難心无過思為難心既無過心既无過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何難之有凡皆无所難也吁嘆語安得無心過之人又安得於心无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而與之同論心學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乃知聖人純乎天理無有已過謂其善事乎心者也不過能從事乎盡心之道耳

觀物篇此篇論帝王伯狄有等第之分死生正與不正之別

仲尼曰夫子云韶盡美矣韶舜樂名既盡其美又盡善也又盡其善武盡美矣武武王樂名既盡其美未盡善也未能盡善又曰又云管仲相桓公管仲相齊桓公相去聲霸諸侯為諸侯伯一正天下一定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民至于今皆受管仲之賜微管仲若无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民皆被髮衣衽尚左而為夷狄之俗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乃知武王雖不及舜既盡美又盡善以其解天下之倒垂但天下苦於紂之虐而武王撥亂反正猶倒垂之勢得其解之則下于舜一等耳雖下於舜亦只是一等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齊桓公雖不及武王之上應乎天下順乎人以其霸諸侯但以其能

霸服諸侯 一正天下 一定天下 則高于狄遠矣 則勝於夷狄亦甚遠矣 以武比舜 以武王與帝舜比 則不能無過 一是揖讓而得天下一是征伐而有天下則武不及舜 比桓則不能無功 若比齊桓則功實過之 以桓比狄 以齊桓與狄人比 則不能無功 若非齊桓一正天下則民胥為夷固為有功 則比武則不能無過 若比武王應天順人則咸霸天下桓公不及武 其漢氏則宜立乎其武桓之間矣 漢興則在於武王齊桓之中 是時也 於此之時 非會天下民 非遇天下百姓 厭秦之暴且甚 厭秦室暴亂之極 雖十劉季百子房 雖十漢高祖之為君百張良之為輔 其如人心之未易何 其奈人心之未去秦何 且古今之時則

異也（自古及今之時雖有異）民好生惡死之心則不異也（斯民喜生惡死未嘗不同好惡並去聲）自古殺人之多（自古殺戮之衆）未有如秦之甚（莫若秦之極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天下之人安得而弗厭之）夫殺人之多（殺戮之衆）不必以刃（不以利刃）謂天下之人（以謂人民之衆）無生路可趨也（無可趨生之路）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況於以利刃而屠戮生民者耶）秦二世萬乘也（以秦之二世皇帝以天子萬乘之尊乘去聲下同）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欲為百姓而不可得史趙高使閻樂弒二世二世願為黔首閻樂弗許黔首百姓也）漢劉季匹夫也（漢高祖起於泗上特一匹夫）免為元首而不能已（元首君也取在

人上之義欲免為天下君而不能得萬乘匹夫天子與一夫相去有間矣其相去有等夷矣間去聲而有時而代之者而或有以匹夫而代萬乘者謂其天下之利害以天下之大利大害有所係之耳有所關係之也天之道上天之命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非是禍於萬乘之君而福於一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蓋無道者降殃有道者則獲福也人之情衆人之心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非是舍天子而就一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蓋無道則去之有道則歸之也萬乘與匹夫天子與一夫相去有間矣其相去有等夷矣然而轉語辭有時而代之者或有以一夫而代萬乘者謂其直以天下之

利害亦以天下之大利大害有所係之耳有所關係之也任天下事易以天下事自任人所易也死天下事難因天下事致死人所難也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猶易成天下事難死而能成天下之事為難也苟能成之誠能成天下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何必計較此身之生死如其不成如不能成天下事雖死奚益縱死亦何所補況其有正不正者乎況有得其正而死與不得其正而死乎與其死於不正與其死於不得其正孰若生於正又豈如得其正而生與其生於不正與其生而不得其正孰若死於正又豈如得其正而死在乎智者之一擇焉在乎有識者決擇於斯死固可惜一死固可

惜貴乎成天下之事苟能成天下之事雖死何憾如其敗天下之事其或不能成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雖死何足以稱塞其責生固可愛人之生固可樂貴乎成天下之事也苟能成天下之事其生亦樂如其敗天下之事其或不能成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雖生何足以成就其功噫嘆辭能成天下之事既能成其事於天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生而又得其正非漢之絳侯豈非漢室之周勃呂后顓制諸呂作難勃起而誅之唐之梁公而何又豈非唐之狄仁傑武后專制外戚擅私仁傑起而誅之微斯二人無此二人則漢唐之祚劉氏李唐之運祚或幾乎移矣將移而屬之他人矣豈若虛生虛死者

焉 豈如世人生死俱不能成事如死夫詩所謂逐知虛過死萬過恰似不曾生一般也 夫虛生虛死者 夫虛生虛死之人 譬之蕭艾 正如蕭艾惡草倏生倏死 忠於智者 誠有智識 之人 不遊於其間矣 不處自於虛生虛死之中也

觀物篇

此篇言人道所行有邪正之不同

行之正則正 所行既正斯无不正 行之邪則邪 所行既邪自无不邪 邪正之間 介乎邪正二者之中 有道在焉 正則為正道邪則為邪道 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 奚以知其然邪 君行君事 君主於仁 臣行臣事 臣主於敬 父行父事 父止於慈 子行子事 子止於孝 夫行夫事 夫主於和 妻行妻事 妻主於柔

君子行君子事君子則篤君子之行小人行小人事小人則循小人之習中國行中國事中國有中國之道外裔行外裔事外裔安外裔之俗謂之正道不相侵奪各行所安此謂之正也君行臣事君為臣之事臣行君事臣為君之事父行子事父為子之事子行父事子為父之事夫行妻事夫為妻之事妻行夫事妻為夫之事君子行小人事君子為小人之事小人行君子事小人為君子之事中國行外裔事中國為外裔之事外裔行中國事外裔為中國之事謂之邪道倒行逆施貫亂其常此謂之邪至於三代之世治及夏商周之世皆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皆由正人倫以為道

也三代之世亂（至於末世皆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皆由亂人倫以為道也）後世慕三代之治世者（後世慨慕夏商周之治）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則人倫未有不正）後世慕三代之亂世者（後世興慕末世之亂）雖未有不亂人倫者也（人倫未有不亂）自三代而下（自夏商周而降）漢唐為盛（漢唐之世為盛）未有不由治而興（其興則以人倫而興）治亂而亡（其亡則以亂人倫而亡）其興也（當其興隆）未有不由君道盛（蓋以君道常盛）父道盛（父道常盛）夫道盛（夫道常盛）君子之道盛（君子盛）中國之道盛（中國盛是皆正道故興）其亡也（當其亡滅）又未始不由臣道盛（蓋以臣道盛於

君子道感子道感於父妻道感妻道感於夫小人之道感小人感於君子外裔之道感外裔感於中國是皆邪道故亡噫嘆語二道對行邪正並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何為治之日少亂之日多君子少而小人多耶君子之人少小人之類多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陽止一畫而為善者常少陰有二畫而為惡者常多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天地尚因是道以生况其人與物乎何况於人物人者物之至靈者也人有識有知為萬物之最靈物之靈未若人之靈物雖有知未若人之至靈尚由是道而生物且尚因道以生又况人靈於物者乎况人又靈於物者耶是知人亦物也乃知人亦天地中之

一物也以其至靈但以其為最靈故物謂之人也所以別於庶物之中而謂之人

觀物篇此篇言聖人以天下之耳目心口為耳目心口故至神至聖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是書以觀物名篇者非以目觀之也非實有假於目以觀之非觀之以目既不以目觀而觀之以心也則所觀者以此心非觀之以心既非以心觀而觀之以理也則所觀者理而已天下之物天下之萬物莫不有理焉皆有其理莫不有性焉其理皆具於性莫不有命焉而性皆出於命所以謂之理者曰理云者窮之而後可知也必窮究其極而後能知之也所以謂之性者曰性云者盡之而後可知也必全

（畫其妙而后能知之）所以謂之命者（曰命云者）至之而後可知也（必推而至之而後能知之益理即性之所具性即天之所命纔窮得理便盡得性纔盡得性便知天之所以予我者三事一時並了初無次第也）此三知者（理性命三者之知）天下之眞知也（是為眞知）雖聖人無以過之也（雖是聖人亦不過如是）而過之者（而有越於此）非所以謂之聖人也（非聖人事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鏡之所以光明不昧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言其能燭萬物之形）雖然（轉語辭）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鏡之照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不如水之鑑物又能合天下之物形）雖然（轉語辭）水之能一萬物之形（水之

照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又不如聖人能合萬物之情而一之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聖人所以能合萬物而一其情者謂其能反觀也言其能反而觀之也所以謂之反觀者夫所以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己而觀萬物不以我觀者萬物既不以己觀之以物觀物之謂也是即物察物也既能以物觀物既即物而察物又安有我於其間邪則其理則一不見其有我之分是知我亦人也乃知己即是人人亦我也人即是己我與人皆物也己與人皆未離於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人己理一則因天下之見為見其目無所不觀目自無所不見用天下

之耳為已之耳合天下之聞為聞其耳無所不聽耳自无所不聽用天下之口為已之口以天下之口為口其口無不言矣口無所不言用天下之心為已之心以天下之心為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心無所不慮夫天下之觀合天下以為觀其於見也見无不見不亦廣乎豈不甚廣天下之聽合天下以為聽其於聞也聞無不聞不亦遠乎豈不甚遠天下之言合天下以為言其於論也言無不言不亦高乎豈不甚高天下之謀合天下以為謀其於樂也樂其所樂不亦大乎豈不甚大其見至廣見廣矣其聞至遠聞遠矣其論至高論高矣其樂至大樂大矣能為至

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能為此四者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而此心一無所為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豈不神之至聖之至乎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六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上

此篇論太極生生之理陰陽消長之機天地高下之别

天數五　天數有五一三五七九也　地數五　地數有五二四六八十也見易繫辭　合而為十數之全也　合天五地五之數則為十矣　天以一而變四　天以一而變為四一

即太極四即四象太陰太陽少陰少陽也地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為四一即太極四即四象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也四者有體也陰陽剛柔各有定體而其一者無體也太極周流不滯故無定體是謂有無之極也是所謂无極而太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體數以其數之有體者也天之體數四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而用之者三天地人也不用者一也而其不用者有一道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地之體數亦四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也而用之者亦三天地人也不用者一也而其不用者有一道也是故轉語辭無體之一上文所謂一者无體者也以況自然也是太極為生陰陽之本運行無迹自然而然也不用之一上文所謂不用者一以況道也是陰陽運行剛柔摩

盪是道立乎其中而為之主也用之者三上文所謂用者三以況天地人也是上天下地中兩間而為人皆不外乎此理也陽爻晝數也晝屬陽故易之陽爻為晝數陰爻夜數也夜為陰故易之陰爻為夜數天地相銜天包乎地地載乎天陰陽相交陰交於陽陽交於陰故晝夜相雜晝而夜夜復晝交相雜揉剛柔相錯剛而柔柔而剛交相錯綜春夏陽多也春乃陽之始夏乃陽之極陽之分數多故晝數多夜數少故晝刻長而夜刻短秋冬陰多也秋乃陰之始冬乃陰之極陰之分數多故晝數少夜數多故晝刻短夜刻長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乾至否共八卦二卦六晝四分之則八六四十八也一分為陰所尅自乾而泰陽三十六晝陰十二晝此所謂一分為陰所尅坤四十八而四分

之坤至否共八卦一卦六畫四分之則八六四十八也一分為所尅之陽也自坤至否陰三十六畫陽十二畫此所謂一分為所尅之陽太極既分當以經世八卦圖看自太極而生出去兩儀立矣兩儀即一陽一陰二畫由是而立陽下交於陰陽位乎上故下交陰陰上交於陽陰位乎下故上交陽四象生矣陰陽相交而為陰陽之畫者凡四是生四象陽交於陰然四象有二有天之四象有地之四象在天以氣言故曰陰陽在地以質言故曰柔剛故陽下而交於陰陰交於陽陰上而交於陽而生一陽一陰者凡四居於右之上而生天之四象是為太陽太陰少陽少陰而為天之四象剛交於柔剛下而交於柔柔交於剛柔上而交於剛而生一剛一柔者凡四居於左之上而生地之四象是為太剛太柔少剛

少柔而為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陰陽相交剛柔相錯而八卦之畫以成八卦相錯八卦交相錯綜然後萬物生焉而後萬物生生不息一分為二一為太極生一奇一耦者二是為兩儀二分為四二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者二則為四象四分為八四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者四則為八卦八分為十六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者八則為十六十六而為三十二十六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者十六則為三十二三十二而為六十四三十二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者三十二則為六十四矣此即文公易學啟蒙觀之可知故曰分陰分陽故言陰陽分別迭用柔剛柔剛雜揉易六位而成章也卦各六位參然有文也十分為百以十分百百分為千以百分千千分為萬

以千分萬猶根之有榦譬之木然自本根而榦榦之有枝自榦而枝枝之有葉自枝而葉愈大則愈小越大則越小愈細而愈繁越細則越繁合之斯為一合而觀之同一根本是即六十四卦之歛為太極也衍之斯為萬散而衍之有萬枝節是即太極之分為六十四卦也是故語轉乾以分之乾者陽之極分而為陰坤以翕之坤者陰之極主於翕聚震以長之震乃陽之始生長上聲巽以消之巽乃陰之始消始長以復卦為震宮之卦一陽初生也始消以姤卦為巽宮之卦一陰始生也長則分由一陽之長至六陽則分分則消陽分為陰則陽始消消則翕也自一陰之消至於六陰則翕矣震始交陰而陽生震宮一陽下生接坤巽始消陽而陰生巽宮一陰下生

接乾

兌陽長也兌二陽生於下故曰長長上聲艮陰消也艮二陰生於下故曰消陰消陽

也震兌在天之陰也震二陰兌一陰在陽左一邊陽為天故曰在天之陰巽艮在地之陽也巽二陽艮一陽在陰右二邊故曰在地之陽故震兌上陰而下陽此二卦陰居上陽居下巽艮上陽而下陰此二卦陽居上陰居下天以始生言之一氣循環自復至乾為陽生物之始故陰上而陽下故震兌二卦陰居上陽居下交泰之義也有陰陽交泰之道主動而言太極之用所以行地以旣成言之自姤至坤為陰成物之終也故陽上而陰下故巽艮二卦陽居上陰居下尊卑之位也為尊卑一定之位主靜而言太極之體所以立此即先天八卦圖看最分曉

無極之前〔言自巽消以至坤翕〕陰含陽也〔靜之妙也〕有象之後〔言自震長以至乾分〕陽分陰也〔動之妙也〕陰為陽之母〔坤母道坤陰極而一陽生故曰為母〕陽為陰之父〔乾父道乾陽極而一陰生故曰為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坤畫為復故有母孕長男之象〕父生長女而為姤也〔乾畫為姤故有父生長女之象〕是以陽起於復〔所以陽萌於復〕而陰起於姤也〔陰萌於姤也〕

天圓而地方〔天體圓而動地體方而靜〕天南高而北下〔天之形南高北垂〕是以望之如倚蓋焉〔故望之如傘之斜倚〕地東南下而西北高〔地之勢東南低下而西北最高〕是以東南多水〔惟其下衆水所聚故多水〕西北多山也〔惟其

高土石融結故多山天覆地天蓋乎地地載天地承乎天天地相函天之氣函結於地下而地不陷地之氣上騰於天而天道以成天與地相包函故天上有地地在天之中故云天上有地地上有天天下覆於地故云地上有天天奇而地耦天數奇地數耦是以占天文者所以占天者觀星而已但求諸星察地理者察地者觀山水而已但求之山水觀星而天體見矣觀星則天之本體可見觀山水而地體見矣觀山水則地之大體可見天體容物天之體在乎容物故星辰之類皆在焉地體負物地之體在乎載物故草木蟲魚之類皆在焉是故轉語體幾于道也體即道之謂也

極南大暑極南陽明之地故大暑極北大寒極北陰疑之地故大寒故南融而北結故南方陽氣之融明而北方陰氣之疑結萬物之死地也陰氣疑結則為萬物肅殺之所夏則日隨斗而北夏則斗運在北而柄指南故言隨斗而北其晷長冬則日隨斗而南冬則斗運在南而柄指北故隨斗而南其晷短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天地之氣既交則當寒而寒當暑而暑各得其和而物乃生也寒暑和則四時不失其序萬物各遂其生理矣

陽得陰而為雨陽氣得夫陰則為雨而降陰得陽而為風陰氣得夫陽則為風而飄噓而為風蒸而為雨皆在天之氣故以陰陽言剛得柔而為雲剛與柔遇則為雲而升

柔得剛而為雷柔與剛遇則為雷而震山川出雲雷出地奮皆在地者也故以柔剛言無陰則不能為雨陽而非陰則不能為雨無陽則不能為雷陰而非陽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雨柔類也則屬乎陰陰不能獨立獨陰不成故待陽而後興故必得陽則發達蒸為雨而降雷剛也而屬陽雷剛物也則屬乎陽陽不能自用獨陽不倡必待陰而後發也故必得陰閉塞則奮擊為雷而震天之陽在南陽在天則盛於南方故日處之也故日臨其方也地之剛在北剛在地則極於北方故山處之故山居其方也所以地高西北此所以地之勢西北最高天高東南也天之形東南最高

觀物外篇下　此篇係統論性理形氣之妙易書諸處之疑

心為太極　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　又曰道為太極　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

先天之學心也　先天之學非可言傳當以心意而領會　後天之學迹也　後天之學文字可考故有形迹可見

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出而有為生入而無則死此皆陰陽屈伸之所為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以天地生萬物　萬物本於天地之所生　則以萬物為萬物　萬物直萬物耳

以道生天地　天地本於是道之所生　則天地亦萬物也　則天地亦不過道中之萬物耳

凡人之善惡人之為善為惡形於言不特見之言語之間發於行著之躬行之際行去聲人始得而知之皆在人目前故人方知其善惡但萌諸心只是心之所萌發於慮念之所發鬼神已得而知之鬼神先已窺其蘊此君子所以謹獨也獨者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處此君子所以必致謹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屬陽形屬陰魂屬陽魄屬陰氣盛則魂盛形盛則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氣衰則魂亦衰形衰則魄亦衰魂隨氣而變故魂每隨其氣以運動魄隨形而止魄每隨其形以有無故形在則魄存此形存則此魄與之俱存形化則魄散此形散則此魄與之俱散

人之畏鬼已死為鬼人之畏乎鬼亦猶鬼之畏人亦如鬼之畏乎人人積善而陽多善陽之類人苟積善則陽明用事鬼益畏之矣鬼陰類也安敢與陽敵宜其畏之也積惡而陰多惡陰之類人苟積惡則陰獨用事鬼弗畏之矣鬼亦陰類安得不與陰敵宜其弗畏也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大德之人順理而行禍福將至必先知之自與鬼神合吉凶夫何畏之有果何所憚哉夫音扶

物理之學人之為學窮事物之理或有所不通如或心未能透徹不可以強通不可強求其透徹強上聲強通則有我我私也強通則必有私意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纔有私意必不合理而流於不正矣

夫易根於乾坤易之卦皆自乾坤推出故始於乾坤而生於姤復姤為陰之始復為陽之始易不過因陰陽變易而得名故生於此蓋剛交柔而為復復以一陽之剛交於坤六陰之柔而為復柔交剛而為姤姤以一陰之柔交於乾六陽之剛而為姤自茲而無窮矣一陰生至於六陰一陽生至於六陽交易為體變易為用六十四卦生生无窮矣夫聖人之經夫子作經渾然無跡渾涵无跡之可指如天道焉正猶天道之生殺不見其生殺之迹故春秋録實事故春秋一經紀録其實褒善如春之生物貶惡如秋之殺物而善惡形於中矣善善惡惡皆在其中即天道也凡處失在得之先凡處事先失後得則得亦不善則雖得之亦不為善若

處得在失之先若先得後失則失難處矣則得之有素驟然失之誠難處矣必至於隕獲必至於困迫失志矣隕獲二字出禮記儒行人必內重則外輕為人必須知在內天理之可重則視在外利祿之事較輕苟內輕而外重苟或不知在內天理之可重而以在外利祿之事為重好利好名則殖利崇名好去聲無所不至將無所不為也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天下之人言讀書者甚多能讀書者少真能讀書而求其樂者甚少若得天理真樂若能於中窮究道理之真趣何書不可讀無一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無堅硬之不可破何理不可精亦無義理之不可精矣

資性得之天也性資乃天所賦學問得之人也學問則在人加勉資性由內出者也天資之好實根於內學問由外入者也學力之加由用力於外自誠明性也誠實也理無不實則明無不照自然之成性也自明誠學也明以窮其理而後能實以充其性由學問而後至也顏子不遷怒顏淵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不貳過過於前者不萌於再皆情也皆治其情者乃學知之功非性也非性之事也

復次剝復卦繼剝卦明治生於亂乎所以別其為治萌於亂蓋復乃治之初剝乃亂之極姤次夬姤卦繼夬卦明亂生於治乎所以別其為亂萌於治蓋姤乃亂之始夬乃治之盛時哉時哉一治一亂皆係乎時未有剝而不復者未有亂而不治未

有夬而不姤者（未有治而不亂）防乎其始（惟其將亂之始而豫防之）邦家其長（邦國之祚可長）子孫之昌（子孫之福未艾）是以聖人（所以古之聖人）貴未然之防（重於防患於未然）是謂易之大綱（此乃易書之大綱領處蓋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剥是小人道消之時復是君子陽長之時夬是五陽決一陰君子道盛之時姤是一陰生於下小人根萌之始是必絶其方萌之惡以固其已長之陽則亂可反而治矣）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得易之趣者不必引用其語講解其義）是為知易（乃真得易之趣者也）孟子著書（孟軻氏著書七篇）未嘗及易（初無一語及易）其間易道存焉（其中易道無不具在）但人見之者鮮耳（但人之見之則少鮮上聲）人

能用易人能以易之理而推諸用而不引用其語是為知易方為得易之趣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若孟子未嘗用易其間易之道無不具是善於用易者也為學養心人之為學以養其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所患者不能循天理以去人欲蓋人心生生之理本直特為物欲所屈耳由直道苟能術此直道任至誠而又真實無妄則無所不通則徹上徹下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蓋天地之道亦直而已矣當以直求之是必以直之理求之若用智數苟用私智術數由逕而求之但求小徑之便捷而不由大公至正之道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是天理本直而自屈之以曲徇於人慾不亦難乎是用之生也幸而免難矣哉事無巨細凡事

無大無小皆有天人之理天人之理在焉修身人也修身者人之事遇不遇天也時之遇與不遇者有天焉非人也得失不動心得之與失知有定分吾不為之動心所以順天也順天道也行險僥倖專行險徑以僥倖其事於萬一是逆天也見不知有定分逆天道也求之者人也求之在我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與不得天也得失不動心得失知有定分而不足動吾心所以順天也順天道也強取必得強而取之務在必得不安其分強上聲是逆天理也逆天道也逆天理者逆悖理道患禍必至此災禍之所以至也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氣伸則神氣屈則鬼雖無形迹自有妙用其情狀可得

而知也而其情狀可得而知於用則可見之矣於其妙用見之也若人之

耳目鼻口手足人之一身有是數者噓為神吸為鬼動為神靜為鬼草木之枝葉

華實顏色草之與木有是數者榮為神枯為鬼皆鬼神之所為也無非鬼神之所

為福善禍淫但善者必福淫者必禍主之者誰邪誰實主之聰明正直

聰明不可欺正直無所私有之者誰邪誰實有之不疾而速不急而自爾速不行

而至不行而自爾至任之者誰邪誰實任之皆鬼神之情狀也此又其情

狀如此也

自乾坤至坎離上經自乾至離以天道也無非天之道自咸恒至既

濟未濟下經自咸至既濟以人事也無非人之事復至乾由復至乾三十二卦凡百有十二陽陽爻一百十二姤至坤由姤至坤三十二卦凡八十陽陽爻八十姤至坤由姤至坤凡百有十二陰陰爻一百十二復至乾由復至乾凡八十陰陰爻八十即先天圓圖觀之可見天下之事事在天下始過於重初極其重猶卒於輕其終尚失之輕始過於厚初極其厚猶卒於薄其終過失之薄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況於初以輕以薄乎故鮮失之重故少有過於重者鮮上聲下同多失之輕失之輕者甚多鮮失之厚少有過於厚者多失之薄失之薄者甚多是故君子不患過

乎重所以君子之人不憂過於重常患過於輕所憂者輕之過也不患過乎厚不憂過於厚常患過乎薄也所憂者薄之過也

秦繆公伐鄭秦繆公出師襲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敗於崤陵歸而自悔作秦誓一篇此非止霸者之事此非特是作霸之規模幾於王道可謂近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蓋悔過能改則無過矣此聖人所以録於書末也此夫子序書所以録之以終尚書之篇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人稟得天地中和之氣則剛不過剛柔不過柔而得乎剛柔之中陽多則偏剛稟陽氣之多則偏於剛陰多則偏柔稟陰氣之多偏於柔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　意者萌心之始必者期望於終固者滯於已往我者成於已私毋者禁止之辭夫子所言也　合而言之則一　合而論之則意必固我皆是一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　分而言之則二　若分而論是二事始於意成於我也　合而言之則二　又合而論亦只是意固二者生出必我也　分而言之則四　但分而論則為意必固我四者之分矣　始於有意　始於萌心　成於有我　成於已私　有意然後有必　始於萌心而後有所期望　必生於意　是期望起於萌心也　有固然後有我　滯於已往而後成於已私　我生於固　是已私起於有所固滯也

朔易　書言平在朔易朔北也易變也　以陽氣自北方而生　以陰窮於北陽又自北生也　至北方而盡　陽氣至冬則生於北及春則盛於東及夏則長於南至秋則歛於西至冬則又

於北而盡謂變易循環也言變易不窮如環之轉也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七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通書

誠上第一　誠即實理此篇論天以此實理賦予於人而為性命之本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聖之所以聖以其會得此理故為聖人之本

大哉乾元　然是實理有天道之自然元者乾之德運行不息若是其大

萬物資

始萬物所取以為始資取也誠之源也是即實理之根源乾道變化乾之道變化不窮各正性命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各出於正誠斯立焉實理於是乎有立純粹至善者也純而不雜粹而无疵渾然至善故曰故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然氣非理不行所以使陰陽之運轉蓋有理以為之主所謂道也繼之者善繼則氣之方出善則理之方行乃誠之源成之者性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具乃誠之立元亨誠之通故元亨利貞无非誠也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通為誠之通通即實理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即上文所謂萬物資始是也利貞誠之復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為誠之復復即實理各得而藏諸已性之成也即上文之所謂各正性命是也大哉易也故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大哉此

易

性命之源乎其為天賦為命物受為性之根源者乎

誠下第二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為五常百行之本源

聖聖人之所以聖誠而已矣不過全此實理即所謂太極者也誠是理之實五常之本乃仁義禮智信所謂五常之根本全此實則五常不虧矣百行之源孝悌忠順之屬所謂百行之根本全此實則百行脩矣靜無而動有方其靜也誠未嘗無以其未形故謂之无及其動也誠非至此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至正而明達也靜而无則至正而已動而有則昭明通達可見也五常百行故五常之道百行之至非誠非也茍无此誠皆无其實所謂不誠无物也邪暗塞也靜而不正則邪妄動而不明不達則暗昧幽塞故誠則無事

矣惟誠則衆理自然无一不備无事思勉而從容中道矣至易而行難故實理自然則充之為至易人偽奪之則行惟見其難果而確無難焉人偽不能奪故無難故曰故云一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天下之至難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天下歸仁焉而其効至於天下盡歸吾仁果確之无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此篇論誠為實理之自然幾乃善惡之所由分德乃道之得於身者

誠實理自然無為何為之有即太極也幾幾者動之微善惡善惡之所由分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能發見而人欲亦萌乎中即陰陽之象德愛曰仁道之有得於身謂之德於愛則謂之仁宜曰義處事得其宜謂之義理曰禮萬物各得其理謂之禮通曰智周子萬事

而通達則謂之智守曰信凡事固守而不易則謂之信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性成於天安行於己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為聖人是誠无不立幾无不明德无不備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復者反而至之執者得而持之則為賢人希聖人一等是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者也發微不可見發之微妙而不見其迹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充之周徧而不窮其用此則聖人之神妙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此篇論誠精而明誠應而妙幾微而燭其幽此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寂然不動者性真而靜凝然未發者誠也實理之本體也感而遂通者隨感隨應酬酢不窮者神也實理之妙用也動而未形動而未見有無之間者介乎

有動无動之中幾也（人心之幾微也）誠精故明（誠至於精一則自然明照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是神應故妙（神至於能應則自然造妙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幾微故幽（幾至於微則自然入幽如理雖已萌事則未著是也）誠神幾曰聖人（精明應妙而洞其幽微）（此則性焉安焉之謂聖）

慎動第五

（此篇言君子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

動而正曰道（動之所以正以其合衆所共由之道）用而和曰德（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无所待於外也）匪仁（用不以仁）匪義（用不以義）匪禮（用不以禮）匪智（用不以智）匪信（用不以信）悉邪也（用其動也皆邪矣）邪動（以邪而動）辱也（必辱其身）甚焉

又其甚者害也必害於心曰辱曰害是皆无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故君子慎動故君子之人動而致謹必以正焉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此篇言聖人之道只在仁義禮智守之固行之宜廣之可配合天地之全體

聖人之道聖人之所謂道仁義中正而已矣亦只仁義禮智而已中即禮正即智守之貴守之在我則仁義禮智為天之爵何貴如之行之利行之在我則仁義禮智皆順適者也何往不利廓之配天地充而廣之仁義禮智可與元亨利貞相配合豈不易簡道體本然至易且簡豈為難知人所固有豈不易知不守不能守此不行不能行此不廓耳則亦不能充而廣之

師第七 此篇言人氣質之性有五剛柔善惡中師者所以正人之惡正人之不中

或問曰 或人問云 曷為天下善 若何而使天下皆善 曰 答云 師 必須有師 曰 或人云 何謂也 是何所言 曰 答云 性也 謂性之云者 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曰剛曰柔曰善曰惡曰中有此五者而止此所謂性是人生以後氣質之性也 不達 或人猶未通徹 曰 答云 剛善為義 人之稟性得陽氣之中則為剛之好者是為裁決之義 為直 為正直 為斷 為處事有果斷 為嚴毅 為威嚴為剛毅 為幹固 為幹而有所立為固而有所守 惡為猛 稟得陽氣之過則為剛之不好者是為猛暴 為隘 為隘陜 為強梁 為強惡陸梁 柔善為慈 人之稟性得陰氣之中則為柔之好者為慈祥 為順 為利順 為巽 為禮遜 惡

為懦弱稟得陰氣之過則為柔之不好者為懦而不立弱而不振為無斷為是非不能斷決為邪佞為回邪柔佞惡者固為非正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惟中也者惟所謂中者以得性之正而言和也迨其已發無過無不及是和也中節也和則事事皆中其節天下之達道也天下通行之道是所謂允執其中者故聖人立教聖人立教以教人俾人自易其惡使人自改其惡改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自至於中而止矣自至於中至於中則或為嚴毅或為慈順又皆中節而无太過不及之偏故先覺故先有知覺者覺後覺以開悟後未知覺之人闇者求於明天資暗昧者必當求夫開明之人而師道立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能如是則其道有立矣師道立

則善人多師道既立則人皆知矯其氣質之偏而善善者自多善人多善人之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則朝廷一正而天下自治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幸第八此篇言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无耻

人之生人有此生不幸不聞過不幸不聞己之過聞過是人不告也不大不幸无耻大不幸无愧耻心无耻已不仁也心必有耻則可教必須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故可聞過則可賢必須聞過則知改而為賢故可賢此雖二事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无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此篇言思之一字乃聖功之本

洪範曰書洪範篇言思曰睿思謂之通睿作聖通則可為聖人無思不思而中乃誠者之事本也此其本也思通由思而通神也用也此其用也幾動於彼人心之微方動於彼誠動於此人心之實理已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而得而无不通誠神幾曰聖人此釋誠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思則不能通乎微烏能睿不睿則不能無不通不能睿則不能无所不通烏能聖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是則聖无不通實由睿而能通乎微通微生於思睿而通微實由於思通故思者聖功之本故思之至可以作聖而无不通而吉凶之機也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趨吉而不陷於凶皆此釋思通用也神也易曰易不云乎君子見幾而作

君子之人見其幾微而求通審之事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知其幾而至於神應而妙聖之事也此釋幾也

志學第十

此篇言人之為學不可不立志士當志於為賢賢當志於為聖聖當志于希天

聖希天聖者全德之名所望為大道之自然賢希聖賢者秀出於民者降聖人一等所望為聖人之全德士希賢士則志於學者降賢人一等所望為賢人之秀出於民伊尹顏淵商臣伊川孔門顏子大賢也可謂世之大賢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伊尹愧不能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一夫不得其所一民或失其所若撻於市如撻諸市朝顏淵不遷怒顏子怒不移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不貳過過於前者不復於後三月不

違仁雖三月之久此心猶不去仁伊尹聖之仕顏子亞聖是皆賢希聖者志伊尹之所志為士而未到賢者地位且當希賢立志必當如伊尹欲其君為堯舜恐一夫不被其澤之志學顏子之所學為學必當如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不違仁之學過則聖過此則可為聖及則賢及此則可為賢不及其或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則亦不失其為善之名令善也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謀慕空寂為事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順化第十一此篇言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聖人順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與天地為一

天以陽生萬物陽主發生陽一噓而萬物生故以生物言以陰成萬物陰主收斂陰一翕而萬物成故以成物言生生物者仁也是為仁即春氣之發生成成物者義也是為義即秋氣之凝結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故聖人在上聖人位九重之上以仁育萬物法天治政以仁撫衆民使之各遂其生即陽之生物也以義正萬民以義正衆民使之各安於理即陰之成物也即所謂定之以仁義者天道行而萬物順所行只此陰陽之道而萬物皆順其道聖德脩而萬民化聖人修此仁義之德而萬民皆化其德大順大化萬物順而至於大順萬民化而極於大化不見其迹无迹可睹莫知其然之謂神莫知其所以如此是謂神妙不可測天地聖人其道一也故天下之衆是以天下

萬民之衆本在一人其本只在乎君道豈遠乎哉君之道亦不遠只在此心術豈多乎哉心之術豈多乎哉只在此仁義而已

治第十二此篇言聖人之心順乎理則不雜不雜則賢才輔而天下可治

十室之邑十家爲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人人挈其耳而誨之猶且不及況天下之廣況天下如此其廣兆民之衆哉兆民如此其衆乎曰言純其心而已矣亦在人君之心純而不雜耳仁義禮智四者所以純此心者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四者之德動靜言貌視聽若動若靜若言若貌若視若聽無違之謂純无所違於此理方謂之純心純則賢才輔君心純乎理則賢才以道合而來輔賢才

輔則天下治衆賢以道合而來輔則天下自治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純心要矣心不純則不能用賢所以為要用賢急焉賢不用則無以宣化所以為急

禮樂第十三此篇言敬則自然和樂故禮先樂後

禮禮之為言理也在於物物各得其理屬乎陰也樂樂之為言和也在於物物致其和屬乎陽也陰陽理而後和陰陽之類各得其倫理然後自然和君君臣臣君臣之道父子子父子之親兄兄弟弟兄弟之倫夫夫婦婦夫婦之經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萬物各得其倫理而後和各得其倫理處此便是禮陰也至於和處便是樂陽也故先禮而後樂故禮樂二字禮居先樂居後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敬便是禮先和樂便是樂

後學者不知先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矣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名不可使名勝於實

實勝實勝於名善也允非天理名勝名勝於實恥也大可愧恥故君子進德修業故君子之人進其德脩其業孳孳不息續之不已務實勝也求以實理勝也德業有未著其或德行事業尚未昭著則恐恐然畏人知則恐懼為心惟患人知遠耻也慮為名勝則當遠去此耻辱遠去聲小人則偽而已小人則專作偽求為名勝者故君子日休故君子實修而无名勝之耻故善小人日憂小人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此篇言君子見善則學欲兼有衆善見不善則勸不棄一人於惡无所不用其愛敬

有善人或有善不及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曰答曰不及則學焉不及則當學其善問曰又問云有不善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曰答云不善則告之不善人有不善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則當告之以不善且勸曰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為善又且勸之云庶幾有改乎庶幾亦可改而為善乎有善一答云有善者一不善二不善者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是夫人善惡之雜則學其一善者而勸其二不善者之當改

有語曰有言曰斯人有是之不善此人有此之不善非大惡也必不

是大恐則曰則言孰無過无心背理謂之過孰能无過焉知其不能改安知其不能改過焉音煙下同改則為君子矣能改則能為君子不改為惡不能改則是有心悖理謂之惡惡者天惡去聲之為惡之人天亦惡之彼豈無畏耶彼人也豈无畏天之心耶焉知其不能改安知其終不能改此乃答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故君子悉有衆善故君子善无不學兼有衆人之善惡无不勸不棄一人於惡無弗愛且敬焉則无所不用其愛敬之道

動靜第十六此篇言動一於動靜一於靜則為物之不通必動復靜靜復動斯為聖人之神妙萬物

動而無靜一於動而不能靜靜而無動一於靜而不能動物也是物囿於有形滯於一偏者也動而無動既動而又無動靜而無靜既靜而又無靜神也是神不囿於形无方无體者也動而無動動又无動靜而無靜靜又无靜非不動不靜也无動非不動也蓋動中有靜也无靜非不靜也蓋靜中有動也物則不通故物滯於一偏故不能通神妙萬物神妙於萬物而無不通此結上文起下意水陰根陽水陰也而生於天一之數則本乎陽也火陽根陰火陽也而生於地二之數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五行陰陽五行之殊實本乎陰陽二氣陰陽太極陰陽二氣實本於太極之理此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四時運行五行之氣順布而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萬物所資以終復資

以始此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混兮闢兮混者體合而一闢者用散而殊其無窮兮一動一靜如循環之无端此兼舉體用而言

愁怨

樂上第十七

此篇論古者敎化脩明故樂聲淡且和後世政刑苛紊故樂聲妖淫

古者聖王古之聖王制禮法制為禮之法則脩教化脩明教化三綱正綱網上大繩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各得其正九疇敘疇類也洪範之九疇咸得其敘此即萬物成得其理所謂禮先也百姓太和而後百姓翕然太和萬物咸若萬物莫不皆順此即理而後自然和所謂樂後也乃作樂自是作樂之音以宣八方之風以宣東西

南北四角八方之風氣以平天下之情以節天下之情使之和而不乖故樂聲淡而不傷樂聲之平淡則不至於傷和而不淫和樂則不至於過入其耳入人之耳感其心感人之心莫不淡且和焉樂音淡則其心无不平淡樂聲和則其心无不和樂淡則欲心平平淡則嗜欲之心自然平貼和則躁心釋和樂則躁急之心自然消釋優柔平中躁心釋則優柔不迫欲心平則其中和平德之盛也德至此亦可謂盛天下化中天下化之淡而不傷和而不淫而各得其中治之至也治至此可謂至矣是謂道配天地禮居先則屬陰樂居後則屬陽故其道可合天地古之極也古聖人作樂功化之極如此後世禮法不脩後世禮之典法不脩政刑苛紊政事刑罰苛虐

紊亂縱欲敗度縱其欲心敗亂法度下民困苦在下衆民窮困愁苦是萬物不得其理禮先之道既缺謂古樂不足聽故云古之樂不足聞代變新聲一代變一新聲不和亦甚妖淫愁怨由廢禮敗度故其聲不和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導欲增悲妖淫故導吾之欲愁怨故增吾之悲不能自止於此弗能禁止故有賊君棄父增悲遂至賊弑其君棄逐其父輕生敗倫導欲遂至於輕視其生敗壞人倫不可禁者矣故有不可禁止者矣於樂後何有哉嗚呼嗟哉樂者樂之云者古以平心古人即樂音之平淡以此平其心今以助欲今人為妖淫之音反助其欲古以宣化古人即和樂之音以宣其教化今以長上聲怨今人為愁怨之音適長其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

已不復古禮敬則自然和樂不能復古人之禮使萬物各得其理不變今樂則不能變今人之樂助欲長怨之音則亦不能各得其和而欲至治者而欲如古人作樂功化之盛遠矣相去亦已遠矣蓋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所以禮先而樂後

樂中第十八此篇論樂本於政政善則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故天地和而萬物順

樂者樂之云者本乎政也根本人君之政事政善政事休美民安百姓阜安則天下之心和則天下之人心翕然和樂故聖人作樂故聖人作為樂音以宣暢其和心以宣暢天下和樂之心達於天地達于上天下地之間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俾天地之氣交相感動散為太和天地和則萬物順天地之氣

既和則萬物咸若故神祇格故天神地祇莫不來至鳥獸馴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無不和順

樂下第十九

此篇論樂聲之淡樂辭之善自可移風而易俗

樂聲淡則聽公平樂音之淡則不妖不淫人之聽者心亦平順樂辭善則歌者慕樂辭之善則發乎情性止乎禮義故令歌者有所啓發而效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可以化民風而移習俗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妖淫之音艷麗之言其感動夫人雖亦如此但喪其所守變其所習豈如聲之淡辭之善聽者歌者可以和平而感慕耳

聖學第二十

此篇論學聖者在乎此心

聖可學乎或問聖之道可習而至乎曰可答云可習而至有要乎亦有要術乎曰有答云有有要術請聞焉或人又言請聞其要曰答云一為要敬為要蓋敬者主一無適之義一者無欲也主一則無物欲昏雜其中無欲則靜虛動直無物欲昏雜則此心之靜虛具衆理此心之動直而不屈靜虛則明靜而虛則本體清明明則通本體明則無不透徹動直則公動而直則大公至正公則溥大公至正則無不周徧明通公溥庶矣乎明而通公而溥於道不其庶乎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八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通書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己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己者公於人

无所私於己而後能无所私於人

未有不公於己

未有不能勝己之私而能公於人者

而能无私於人不至任法以裁物也

明不至則疑

生此心之知覺有所未盡則遇事必易生疑心明此心之知覺了然無疑也則何疑之有謂能疑為明若言此心遇事能致其疑是為能明何啻千里明則无疑疑則不明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遠不相及此言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氣稟之不齊命則萬殊一本

厥彰厥微厥彰者陽之明也厥微者陰之晦也匪靈弗瑩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不能明此瑩明也此以理言也剛善剛惡稟陽氣之中則為剛之善如直如義之類是也稟陽氣之過則為剛之惡如猛如暴之類是也柔亦如之稟陰氣之中則為柔之善如慈祥之類是也稟陰氣之過則為柔之惡如懦弱之類是也柔亦如此中焉止矣中則得性之正无過无不及而已此以性

言也二氣五行陰陽二氣金木水火土之五行化生萬物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五殊二實由末而求其本則五行之殊本二氣之實二本則一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萬為一是合萬物而言為一太極一實萬分由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萬物分之以為體萬一各正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之正理小大有定物之小者大者莫不各有一定之分此以命言也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亞聖只是所樂者道富貴貧賤不足動其心

顏子一簞食顏子一竹器之飯食音似一瓢飲一匏勺之飲瓢平聲在陋巷居於鄙陋之巷人不堪其憂在他人不禁其憂而不改其樂而顏回獨不改其樂夫

富貴富之與貴人所愛者也乃人之所好者顏子不愛不求顏子不好乎此而亦无所求乎此而樂乎貧者所樂只在乎貧獨何心哉是果何所用心設問以發其端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天地之間有至貴至富可好可求文公言恐至愛兩字之中更當着富可二字而異乎彼者而異乎人之所謂富貴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仁義天爵何貴如之萬理充足何富如之忘其小則金璧之富爵位之貴是特其小者不足為吾累見其大則心泰見其大者則此心泰然自安心泰則無不足此心泰然自安則自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无不足則此心惟知道義可樂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處之一也故處富貴之時如此處貧賤之時亦如此處之一處貴富貧

賤既能一致則能化而齊斯能至於聖人而化之地位而齊於聖故顏子亞聖故顏子次于聖人

師友上第二十四此篇言君子隆師親友正以其道德之可尊可貴

天地間至尊者道天地中間至大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可貴者德至難得者人至難得者其人人而至難得者人之所以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以至尊之道至貴之德兼而有之於其身也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求人之全難得者兼有此道德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非隆師親友則不能得此理於身也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愚

道義者道之與義身有之則貴且尊人能身全此理則至貴至尊人生而蒙人生而家昧長無師友則愚既長而不隆師親友則愚暗而无所見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是道之與義必須自隆師親友方能有之於身而得貴且尊而得至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師友之義不其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師友之聚不其樂乎

過第二十六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能令名人而諱過必至滅身

仲由喜聞已過子路喜聞已過令名無窮焉其善名傳之无有窮已今人有過今世之人有過不喜人規不喜人規警如護疾而忌醫正猶諱護其疾

而忘人之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寧至於滅亡其身而不之覺悟噫是可嗟也

勢第二十七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反而不用力人之尤也

天下勢而已矣天下之人惟觀勢之所趨如何也勢勢之云者輕重也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極重不可反勢之極重可得而反不識其重而亟反之知其重未極而急急反之可也則猶可也反之力也故反之則在於人力識不早知之不早力不易也雖用力之多亦不易也力而不競用力而不能勝天也則歸之天无可如何不識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不用力則雖識无補人也是皆人也天乎夫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人也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何尤則亦何所歸咎

矣惟當歸咎於己之不用力可也

文辭第二十八

此篇言文載道今乃行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於用

文所以載道也文所以載是道猶車所以載是物也輪轅飾而人弗庸故為車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以道兩說皆欲人愛而用之然我飾而人不用飾也輪轅車横木縛軛以駕牛者轅音衣徒飾也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虛車乎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文章藝也時技藝也道德道之與德實也實理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勉盡道德之實又書之文辭以載之美則愛猶輪轅既飾人皆愛之愛則傳焉愛則可以久傳賢者得以學而至之賢者可以學而至是是為教是為

立教故曰故言言之無文言而無文猶車無輪轅行而不遠雖行亦不甚遠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人用之也然不賢者但不賢之人雖父母臨之雖其父其母日日臨之也師保勉之曰師曰保日日勉之不學也非知學也強之又強之為學不從也不能從也此猶車已飾而人弗用不知務道德不知崇道德以立其根本而第以文辭為能者但工文辭而從事於枝葉以為能藝焉而已此特游藝而已噫嗟乎弊也久矣其流弊蓋已久矣此猶虛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

聖蘊第二十九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彼世人不聞知於人薄亦甚矣

不憤不啓不因夫人心求通而未得不能開其意憤心求通而未得也啓開其意也不悱不

發（不因其口欲言而未能不能達其辭悱口欲言而未能也發達其辭也）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物有四隅舉其一則知其三舉其一不能推類及其三雖一隅亦不識矣）則不復也（則不再告蓋欲待其自得則告之也）子曰（夫子云）予欲無言（吾欲無事於言語告詔之煩）天何言哉（試觀之天寂然无聲）四時行焉（春夏秋冬之運行）百物生焉（動植百物各以生遂）然則（轉語）聖人之蘊（聖人不言其胷中之所蓄蘊中所蓄之名）微顏子殆不可見（无顏淵則不可得而見）發聖人之蘊（蓋夫子之教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因其進脩之迹發出夫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著於言以教千萬世傳之不窮）顏子也（惟顏子為得其全故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聖同天（此夫子无言其蘊自見於萬世亦猶

天道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焉常人有一聞知尋常之人有一聞一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惟患人之不急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求急於人知而得其名薄亦甚矣其淺薄亦甚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教而明其言此者正欲以深學之極警夫淺薄之尤

精蘊第三十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畫卦以示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聖人之蘊聖人之蘊者謂凡卦中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因卦以發有卦則因以形見矣卦不畫不畫卦聖人之精聖人精微之意不可得而見弗可見

微卦（无卦）聖人之藴（聖人冒中之藴）殆不可悉得而聞（不可盡聞）易何止五經之源（此易之一書文字之祖禮義之宗何止為詩書周禮禮記春秋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莫不見於卦畫之中此聖人之精藴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此篇以乾卦文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此即聖人之藴）

君子乾乾（君子體力行不已求天則健以克此誠）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亦必懲治忿心窒塞欲心）遷善改過而後至（有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後能至於誠）乾之用其善是（乾乾不息者其體去忿進善者其用故懲塞遷改皆乾之用其善於此）損益

之大莫是過損之象在於懲忿窒欲益之象在於遷善改過故損益之大不過於是聖人之旨深哉聖人作易其意深矣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之爻其體損益大象皆用也无體則用无以行无用則體无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悔吝四者皆起於動噫嗟哉吉一而已四者之中只有吉之一善凶悔吝之惡居其三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動可不謹乎動其可不謹乎此章論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此篇言睽次家人離則必睽无妄次復復其善則无妄動此亦聖人之蘊

治天下有本治天下必有其本身之謂也自脩身始治天下有則治天

下亦有法則家之謂也自齊家始本必端立本必須正端本正其源本誠心而已矣在乎誠其心心不誠則身不可正則必善立則必須善善則善其法則和親而已矣在乎和其親親不和則家不可齊家難而天下易齊家為難治天下為易家親而天下疏也所以然者家親故親者難處天下疏故疏者易裁也家人離家人之情睽離必起於婦人皆自婦人始故睽次家人故睽卦次家人卦以二女同居二女以睽卦兌上離下言兌少女離中女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外和悅有同居之象而志不同行也內猜疑故異其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堯所以理治下降二女於媯水之北釐治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釐音厘媯音摀汭音蚋舜

可禪乎以觀舜之可以傳位與否吾茲試矣吾以此試其處家如何家齊則可授之以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是治天下當觀其齊家治家治家之道觀身而已矣觀其正身身端身正心誠之謂也由此心無不實誠心實此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在於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无不實不善之動故不以理而動妄也動皆邪妄妄復則无妄矣邪妄而動知自反則无邪妄矣无妄則誠焉无邪妄則此心純是實理故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此无妄之卦次於復卦而曰而言先王以茂對時先王以茂對其時育萬物發育萬物深哉

蓋无妄即誠矣正所以明至誠者能此而贊其旨之深也

富貴第三十三（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乎世俗之富貴）

君子以道充為貴（君子之人以是道充於己為良貴）身安為富（身安於義理无善不偷是為富）故常泰無不足（故常常泰然无有不足）而銖視軒冕（苟惟至足則軒車衮冕之貴視之如錙銖銖音如）塵視珠玉（珠璣寶玉之富視之如塵土）其重无加焉耳（其重無加於道彼外物之富貴特其小者）

陋第三十四（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不溺於文辭之陋）

聖人之道（聖人之所謂道）入乎耳（入乎其耳）存乎心（存乎其心）藴之為德行（藴蓄於內則為德行行去聲）行之為事業（發見於外則為事業）彼以文辭而

已者彼不知有道德之重而專以文辭為事者陋矣其卑陋可知矣

擬議第三十五此篇言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誠之者之事

至誠則動至誠者真實无妄之謂天理之總名而形諸動動則變動則變而不居變則化變動不居以至於化此至誠之事實理之自然故曰故言擬之而後言此擬而後言則言无妄言議之而後動論議而後動則動无妄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无妄則誠故自比擬論議以成其變化之道此誠之者之事由修為以盡其實理也

刑第三十六此篇言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

天以春生萬物天道於春而生長萬物止之以秋於秋則收斂生道於此而止

物之生也（春生萬物）既成矣（於秋已成結）不止則過焉（故不止之則失之過）故得秋以成（故得秋氣之凝肅而萬物皆有成）聖人之法天以（聖人法天治政）政養萬民（以善政養育萬民猶天道生萬物也）肅之以刑（嚴肅之以刑威猶天道之止之以秋也）民之盛也（斯民生長之極）欲動情勝（私欲所動私情所勝）利害相攻（貪利忘害交相攻擊）不止則賊滅無倫焉（苟不止之以刑則必至於戕賊天理賊君棄父蕩无人倫矣）故得刑以治（必得此刑則能治）情偽微曖（故斯民之情慾詐偽幽微曖昧曖音愛）其變千狀（變易千態）苟非中正明達果斷（去聲）者（自非中正其心明達其見果斷於事）不能治也（非能治之）訟卦曰（訟卦有云）利見大人（利於

見大人大人即主乎刑者也以剛得中也剛即果斷中即中正謂果斷而得夫中正者也噬嗑曰噬嗑之卦有云利用獄利用於獄訟之事以動而明也動即果斷明即明達謂果斷而本乎明達者也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无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嗚呼嗟嘆天下之廣天下如此其廣主刑者主乎刑戚者民之司命也生民之命實其主之任用可不慎乎任法用刑可不謹哉

公第三十七

此篇言聖人天地同一至公之道

聖人之道聖人之所謂道至公而已矣至公而无所私或曰或人云何謂也此言若何曰答云天地至公而已矣天地之道亦只至公而无私以此見聖人與天

地祭者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此篇言孔子春秋之書正王道明大法萬世綱常之自出

春秋經以春秋名者錄善如春之生物記惡如秋之殺物正王道正王者之大道明大法也明國家之大法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孔子春秋尊以書善惡當時善惡已形故元及為後世王者作欲其取法也亂臣賊子凡逆亂之臣賊惡之子誅死者於前必書其過惡於經而誅其已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正所以使後此而生者知所懼也宜乎萬世無窮宜其傳之萬世無已王祀夫子爵之以王尊之以祀報德報功之意無盡焉錄善誅惡使後世皆知所戒而為善是有德及人也為後世植

立綱常是有功於世教也則報其德報其功此意安有窮已耶

孔子下第三十九 此篇言孔子一太極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信如四時

道德高厚 道高而明德博而厚 教化无窮 教以教之化以化之无有窮已 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高明則配天陽也博厚則配地陰也教化无窮猶四時運時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五行也 其惟孔子乎 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之義此亦聖人之蘊

童蒙求我 童稚蒙昧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童稚也蒙暗也我師也 我正果行 我以

正道果決彼之所行行行也如筮焉正猶卜筮揲蓍以決吉凶筮音誓筮卜筮云者叩神也問神以決疑也再三則瀆矣初筮則神告之吉凶至於再至於三則煩瀆矣瀆則不告也煩瀆則惑神不復告之以吉凶亦猶師之道亦不可煩瀆煩瀆則不決其所行矣山下出泉山之下出泉蒙卦大象文靜而清也山靜則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行可果汨則亂汨則不靜而至於亂而不清汨則再三也亂即瀆也亂不決也亂而不清既不保其未發之善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不決不告也慎哉謹之其唯時中乎其只在於時中乎時中者當其可之謂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艮其背艮止也背不見之地也止於其背背非有見也蓋以背非可見之地非耳目口鼻之

所能動故靜靜則止靜則能止止非為也止則無所為為不止矣一有有為

之心則非止之道其道也深乎其道不其深乎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也

性理羣書句解卷十八